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巧探妙佳人



楔子

郊区的一家孤儿院，两个难舍难分的泪人儿正彼此抓着对方的手，谁也不肯放开，就这样红着眼睛看着彼此。

“别走！小廷，别走！”小婕小小的手掌紧抓住他的手，眼泪像下雨般滴落下来。

小廷猛然吸着鼻子，勉强装出大人的模样，但眼眶里的泪水却泄了他的底。

“小婕，我会回来看你的，我一定会！”小廷哑着声音承诺着。

“你不会骗我？”小小的脸蛋儿完全是一副相信他的模样。

“对！我不会骗你。”小廷抓紧她的手。在这孤儿院里，只有她和他两人感情最深厚。

如今，他不得不跟着亲生父母离开，不得不离开小他八岁的心婕；她一直都是个爱哭鬼，又常受其它人欺负，若没有他来保护她，她会哭死的。

“小廷，不要走，我不要你走啦！”小婕哇哇哭着，鼻子哭得红通通的。

小廷瘦长的手臂不知所措地拍着她瘦小的身子，心里纵有不舍，却也不知怎么表达出来。

他也想带她走，他想不走，但这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他的父母肯定不会带小婕一起走，而他也不可能再留下来。

“不要哭，小婕，别哭！”他只能哄着他，做他唯一做得到的事。

“我去告诉院长，叫院长不要让你走，好不好？”小手依然抓着他，小脸蛋儿依然清楚地挂着两行清泪。

“小婕，没有用的，我必须走。乖，听话！”他拉着她的心手往阶梯上坐下。

“不要，我就是不要你走嘛！”小婕还是哭叫个不停，一刻也不放松。

“小婕，我一定会回来看你，长大后一定回来带你走，好不好？”“真的？”小婕眼睛闪着希望之光，她相信小廷不曾骗她。

“真的！不骗你，小婕。”“骗人的是小狗！”“好，骗人的就是小狗！”小婕这才停止了泛滥的泪水，放心地发出咯咯的笑声。

这时远处却传来呼唤小廷上车的声音，使得才安心的小婕又开始紧张地抓着小廷。

小廷则是面有不舍地拉开她的手，并握住她的手腕在沙地上写着“丫丫”两个大字。

“小廷？”年方五岁的小婕尚不懂地上的两个大字，抬起头来疑惑地看他。

“丫丫，来，说一次。”“鸭鸭？”小婕张着嘴重复一遍。

“记住，等你长大后也不能忘记喔！”他抱住她小小的身子，害怕总有一天她也会被大人带走，到那时他恐怕就找不到她了。

“好，丫丫，鸭鸭。”“对！小婕好棒，换你给我取个名字，好不好？”他低下头问。

小婕大大的眼珠转呀转地，看看天上的太阳，又看看地上的沙子，想了好一会儿，才用童稚的声音说道：“晴天。”她好喜欢太阳。

“晴天”小廷重复着她口齿不清的话语。

“晴天”是什么东东？“对！晴天。”“嗯！小婕记住了，晴天是你，丫丫是我。”她用力点头，使得她的话是越发不清楚。

“好，就晴天。”管它是什么东东，只要小婕高兴，他也开心。“记住了哦！”

小婕。”“嗯！小婕记住了，晴天是你丫丫是我。”“小婕，我长大之后一定会回来带你走，你要等我喔！”他伸出手摸着她娇小的脸庞。

“小婕会等小廷！”小婕小小的心灵开始牢记这句话。

“小廷--”远处的呼喊声更是急迫，小廷终于放开她的手，从阶梯上站起来，依依难舍地看了她最后一眼，才迈开步伐住孤儿院的大门口跑去。

注视着他离开，原本已打住泪水的小婕，这会又唏哩哗啦地哇哇哭了起来。

她要等，她会等小廷长大后回来接她走，小婕在心中暗自作了决定。

第一章

“你说全是真的？”江婕惊讶叫，手中的资料全掉在地上。

“是的，陈克勇他在追我，你说怎么办？”翁美玲不知所措地来回踱步。

江婕凝笑眯眯地看着她。

“很好啊！有人追求是好事耶！”翁美玲闻言僵着身子愣在原地，愕然道：“可是你？”“我怎么了？”现在又干她什么事了？“你不是在喜欢陈克勇？”翁美玲鼓起勇气，倒吸口气地问。

“谁？你说谁？”“你啊！江婕凝。”“我？我在喜欢陈克勇？谁跟你说的？”江婕凝一脸好笑。

“难道不是？”翁美玲小心翼翼地。

“当然不是，我喜欢的不是陈克勇，是--”江婕凝话说到一半就没了。

“是什么？”“什么是什么？美玲，说话客气点，他是人，不是东西。”江婕凝气呼呼地。

“好吧！是谁总行了吧？”翁美玲吐吐舌头。

“是谁我说了你也不见得就认识，况且我也不会告诉你。”她一个飞快闪身，躲过翁美玲的快手攻击。

“你不说找他知道。”翁美玲自信满满地昂起下巴笑说。

“你知道？我才不信！”江婕凝压根儿也不信，这件事只有她的亲友才会知道。

不管是不是她愚痴，但她仍相信儿时小廷给她的承诺。

“就是他啊！”“谁啊？”“李德文。”“李德文？”闻言江婕凝璞迹笑了起来，那个四眼田鸡谁喜欢啊？翁美玲八成是眼睛脱窗、生锈了，才会以为她会喜欢李德文。

根本是--差太远了嘛！

那个李德文和小廷差太多了，要她移情别恋完全不可能！

只是，小廷究竟在哪里？“不是他？”翁美玲再接再厉。

“本来就不是。”“那到底是何方神圣？”“不是陈克勇，不是李德文，至于是谁嘛……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瞧你说得神秘兮兮的，就是不让我知道！”翁美玲努起嘴巴嗔道。

江婕凝眉开眼笑地开始收着桌上的东西，一面拾起了方才掉到地上的资料。

毕业后第一年，她就考进这家房屋中介公司，而今也已堂堂迈向第四年了；这期间她认识不少朋友，包括有翁美玲、陈克勇、还有四眼田鸡李德文，以及一些点头之交的同事们。江婕凝很快乐，而这一切全景收养她的江爸爸赐给她的幸福生活。

“你不会有机会知道的！”“试试看！”“等着吧！”“不和你扯这些了，明天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逛街？”“不行，明天是星期天，你忘了这一天是我的什么日子吗？”“又到了你去探望孤儿院的日子，是不是？我真弄不懂你。”“你当然不会懂，因为你是冷血动物。”江婕凝促狭道。

“喂！你怎么骂起人了？我是你烧了八辈子的香才得以认识的好同事耶！”“好恶心！”江婕凝笑着拿起皮包往门口走，懒得和她再鬼扯下去了。

她知道翁美玲一向认为她再回孤儿院只不过是多此一举，没有任何意义；但翁美玲不懂，她曾经把所有的希望全放在孤儿院里。

但是他一次也没回来--真的连一次也没有。

她一直等到十三岁--跟他当年离开时相同的年纪才离开孤儿院，而这段期间他未曾再出现过。

他把她忘了？还是当时的承诺只是说着玩玩的？不管真相是如何，她都不曾放弃的，无论如何他都必须给她一个交代。

“婕凝，你今天又要去孤儿院了？”江世彬望着养女一身轻便的打扮，十分清楚今天又是她前去孤儿院的日子。

“是的。”“这又是何苦呢？孤儿院不是已经--”江世彬叹息着。

当年要不是那场大火，或许婕凝还不肯跟他一起回来生活呢！

“爸爸，我想去嘛！”“我是不曾限制你，只是那里可是郊区，你一个女孩子自己要小心。”“我知道。爸爸，晚上想吃什么？我买回来给你。”“这倒是不用了，晚上爸爸有事要做，自己到外面吃就可以，倒是你可别又忘了吃饭。”“那我出去了喔，爸爸再见！”江婕凝抓起机车钥匙往门口跑去。

江世彬在背后叹口气。

这孩子还是不肯放弃童年的希望！唉！也真是难为她了。

骑着机车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江婕凝来到郊区的孤儿院。早在九年前就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的孤儿院，如今已变成一处废墟了。

唯一幸存的是一直唯立在孤儿院旁的那棵大树，它奇迹般的耸立着，上头还不断冒出新芽。

江婕凝把车停好，走到大树旁，看着树干上依然有着当初小廷为她留下的记号。小廷和小睫要永远在一起。

虽然树上的字迹模糊且不明，但却是促使她前来的主要原因。

这些字也许已经成为永不可能的希望，但她还是充满傻气地等候着。

五岁的她是该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她偏偏就是记得小廷，记得他对她许下的承诺。

当时只有他对她特别好，特别照顾她，于是当时在她小小的心灵中，早已认定此生绝不忘记他。

犹记得小廷一走，她即刻拜托年纪比她大五岁的何大哥替她写下丫丫与晴天四个大字，深怕自己会记不得。而这小小的纸张如今还整整齐齐地折放在她的皮包里。

十七年转眼已逝，她没忘记当年，但小廷呢？恐怕早已将她遗忘也说不定。

噙着泪、吸吸鼻子，她仰望着天空；这些年她改变了不少，就是动不动就掉眼泪的毛病怎么也改不了。

凝望着蓝蓝的天空，江婕凝的心思开始飘浮，好象又回到了多年前那个傻呼呼却又爱跟前跟后的孩童时代，她还记得……“小捷，进屋子了，你会感冒的。”院长妈妈催着。

“不行，小廷会回来看我的，我要等他。”她抗议她踩着小脚。

“小廷也要读书，也要有时间长大啊！”“院长妈妈，小廷长大后回来接小婕，对不对？”“对！”于是乎小婕小小的身子立刻欢天喜地地又叫又跳，抱着院长妈妈的脖子高兴地呵呵笑着。

只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她也一天跟着一天长大，终究还是没能盼到小廷回来接她。

那年孤儿院发生大火，一夜之间夺走了不少孩童及大人的性命，就在那时，江婕凝才真正离开孤儿院，让江爸爸正式收养她。

在这之前，她不知拒绝了多少次的好机会，只为了她要等小廷，所以她放弃了。

事实上，她压根儿也没想过见到他后，自己该有什么反应；她也十分明白经过了十七年，很多事都已完全不同，就连孤儿院都已不复存在，更甭提小廷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改变。

但他欠她一个解释，她要亲自听他如何解释他违背承诺的理由，这也是长久以来一直支持她继续前来的原因之一。

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见到他，也就等于是她告别童年回忆的时刻。

他究竟有没有想过她？她一直追思着这个问题，当然也一直找不到答案。

随着时间的流逝，江婕凝赫然发现自己已沉思了相当久的时间；眨眨眼睛，看了这片废墟最后一眼，她才走向停放机车的地方，车子一激活，她就骑上小路。

其实她早就不再抱着希望，毕竟好些年过去，她没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消息，凭什么认为星期天的早上会偶然碰上他？世界上没有这种偶然，江婕凝在心中如此告诉自己。

由于这条路她来回不知骑了几百次，使得对于路况及自己骑车技术有十成把握的江婕凝，是安了一百个心。一边骑车，她大姊还能一边左顾右盼，彷若这里的风景她还看不腻。

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在一个转弯处，一辆轿车突然地冒了出来--对她来说是突然没错，因为她的心思才正好转回来，就瞧见车子从侧面驶过来，让她还来不及大声尖叫，也尚未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时，人已经和车子一同冲撞上那辆看来颇高级的轿车。

这下肯定惨了！头昏目眩的江婕凝不住地想着，人也摔倒在地上，痛得她是龇牙咧嘴，眼泪更是直往上冒。

就这样，江婕凝坐在泥地上，不知掉了多少眼泪，也不清楚生了多久，直到一个男性嗓音响起，才将她从泪水中唤醒。

“你没事吧？”这位身穿黑色衬衫，白色西装裤的男子微微倾下身。

闻言，她抬起挂着两行清泪的脸庞，在看见他车子侧方已凹陷了好大一块的同时，心跳开始扑通、扑通地跳动着。

这下糟了！该不曾是要她赔偿他车子的损失吧？这可不行！自己哪来的钱？心慌意乱的江婕凝不着痕迹地瞟了对方车子一眼，这一看教她差点昏倒，是奔驰耶！

听说一辆奔驰贵得吓死人，这会儿不想法子赶紧“落跑”可不行。

于是她灵活的眼珠子开始上下左右打转着，绞尽心思想着脱逃的好法子，殊不知此动作与俏模样全部落入对方的笑眼中。

对！脑筋一转，江婕凝抱着身子哀叫起来，并慢一拍地哼叫着：“好痛！”“是不是撞伤了哪里？”即使心里已有个谱，对方仍然关切地低语问。

“好痛！撞.....撞到头了，是你撞到我，你要负责！”说完，她非常戏剧化地往后倒进对方伸过来的手臂里。

望着怀中的女孩，范霁廷浮起一抹笑意，这女孩儿的演技也略嫌夸张了些。

原想开口拆穿她，范霁廷想想还是打消主意，反正她就是昏倒了，管她是真是假，他也不能弃她于不顾。

于是抱起她轻盈柔软的身子，注意到她长又往上翘的睫毛翻动了下，范霁廷无声地笑了，这宛如沉睡中婴儿般的女孩，看来颇教人感到由衷的怜惜。

怜惜？世上能让他怜惜的女孩只有一个。他摇摇头将她放进后座，准备将她送到医院。

方才他突然连人同车子撞上他，几乎使他措手不及，所幸他这人开车一向小心，否则这会儿伤到的肯定不只是她的手臂了。

不过，头部？就太夸张了。再次看了她一眼，范霁廷眼底闪过一抹好笑的神色，将车子开回市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一出医院，江婕凝坐在后车座上拼命摇着头，表情逼真得像是充满迷惘与恐慌。

范霁廷简直是哭笑不得地附着她，真不知该拿她怎么办才好，她到底还要装多久？许医师明白指出她没伤及头部，受伤部位也只有他先前所看到的手臂处。

怎么她竟然还一派天真地继续她的谎言？

但偏偏他还不想拆穿她的谎言，就看看她到底能佯装多久好了。

到底还要装多久，这个男人才肯相信？这很累人耶！

瞧他一直睁着他那深邃的双眼朝着自己细细打量，活像是在评估物品好坏似的，看了就教人生气。

而可恶的是他甚至也不开口说话，只是一味地紧盯着她，瞧得她是越发不自在，一颗心也跟着怦然跳动着，就连一向不会冒汗的掌心，此刻也冷汗直冒。

恐怕自己就要伪装失败，露出马脚了，江婕凝心想。

看着她越发不安的脸庞，范霏廷藏在嘴角的微笑就越发明显。

以静制动，他就是打算以此招式等着看她接下来会使什么怪招。

低着头、垂着眼睑，江婕凝又开始转动着眼珠子，拼命思考着下一步到底要怎样才能安全又不必赔半毛钱地离开？要她赔钱她绝不甘心！

忽然心生一计，江婕凝立刻笑得好灿烂地抬起头；望着他的表情是充满信赖，心里却是恨不得能马上一拳揍昏他逃离现场。

“你知道吧？你一定知道我是谁？”范霏廷的笑容立刻半僵在脸上，但一会儿他随即开口笑道：“我当然知道你是谁，其实你正是我的--”他的话尚未说完，江婕凝已先行抢断他接下来的话。

“我知道，我和你是兄妹，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妹妹，对不对？”要瞎掰她也行，只要不用去赔偿他那辆奔驰车，江婕凝任何方法都肯用。

范霏廷的嘴角再次泛起微笑，这小娃娃儿脑筋转得比他还要快，不小心对付还真不行呢！

“好极了！看来你全想起来了，那就由小妹你来告诉大哥我回家的路该怎么走好了。”他倒要看看这下她怎么圆谎。

“车子是你在开，我的头还在痛，我要休息了。”话才说完，她真的闭上眼睛避开他的追问，以及他一点也不放松的盯人战术。

完蛋了！这人到底要到几时才肯放过她？江婕凝不笨，她知道这人分明在陪她一起装疯卖傻，而他这么做一定是想要她的赔偿金。

自动认罪，赔偿金可不可以再商量？江婕凝闭着眼睛，心里还是拼命打着主意。

范霏廷也没发动车子，径自陪着她一起静静坐着，各自陷入沉思中。

好半晌，不是非常有耐性的江婕凝终于按捺不住性子了。

她猛地睁开眼睛，伸出食指推推前方座位的他，口气非常不友善地说：“喂！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到底要多少？”在沉静的气氛下差点打起瞌睡的范霏廷，被她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惊醒，顿时他只是茫然地看着她，一时没听懂她的话。

“你说什么？”“我说你打算敲诈多少？我可事先声明，是你撞我，受伤的人也是我，你要搞清楚！”她先发制人，口气“锐不可当”。

准备和人谈价钱，当然要先摆好架势，才不会未开口就先略屈下风，丧失讨价还价的权益，她江婕凝向来是特别明白这一点。

范霏廷这会儿可是全弄懂了。原来搞了这么久，就仅仅是为了这个问题啊！他还以为是何等大事呢！原来只是……想到此，范霏廷忍不住感到莞尔。

“我没有意思要你赔偿我的损失，你大可放心离开。”他一笑。

江婕凝当下呆怔住身子，解脱之感才涌上心头，另一道怒火也悄然升起！

搞了大半天，原来她的担心、她的假装全是白搭？而他凭什么要待她团团转？害得她空担心一场，也不知道体内细胞死了多少个！

真可恶！

就算吃饱撑着也犯不着拿她寻开心，陪她一起演假戏！

“你为什么不明白告诉我？”这口气不发出来，她会想杀人。

很显然的，江婕凝已全然忘了自己才是肇事者。

“你又没开口问，而我可是完全为了配合你。”他打趣地睨着她。

霎时她红了脸，怎么也不肯承认这一切全是她一个人搞出来的。

“你……就算是我没开口好了，可你也没必要陪着我起哄啊！”她没好气地冷哼。心想还是把错往他身上推比较妥当，谁晓得他会不会再反过来咬自己一口？“怎么这会儿反而是我的错来着？”“我要走了。”现在她得赶紧开溜才是！这么一想，江婕凝的手马上伸向车门。

“等等，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范霁廷在冲动之下开口叫住她。

“我不告诉你！”这一告诉他，万一被他告上法院，要求赔偿他那辆奔驰车的损失，那多不划算！

就算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了，反正能和他撇清关系，不再见到他是再好不过。

“喂！你很没意思哦！”“哈！跟你，我希望是永远不要再见了，你的车我赔不起，拜拜！”话甫说完，她马上打开车门跨出车外，迅速往对街跑去。

范霁廷来不及唤住她，只见这女娃儿迅速地消失在对街的转角处，他只能叹了口气，摇摇头，发动车子离开了。

江婕凝的脚一刻也没停，仿若他直追在后头似的；就算知道他不会真的追上来，但是只要一想到可能必须付出一大笔赔偿费，她的脚步就是停不下来。

终于跑离了好一大段路，她这才气喘呼呼地停下脚步靠在柱子旁休息。

“怎么回事？跑得这么喘？”后面适时传来一道声响。

听到声音，她猛然转过身子，这才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来到何大哥的家门口。

何大哥--一个和她一样在孤儿院长大的同伴，何宇伦，原本名唤王宇伦。

在火灾发生那一年和她一起被人收养；她跟着江爸爸，而何大哥则被何家夫妇收养，何家家境背景是上上之选，可惜的是多年来并未产下一男一女，于是何大哥自然必须承袭何家的姓氏，成为真正的何家人。

提起何大哥，江婕凝是又敬又爱，自从小廷离开后，照顾她的工作完全落在他身上。

所以她和何大哥早已是公认的好兄妹、好朋友，而好情人这名词却从一开始就无法冠在他俩身上，至于原因……也许只有何宇伦一个人知道。

“何大哥，我撞到别人了。”面对何大哥，江婕凝这才吐出实话。

“你撞到人了？”何宇伦大吃一惊，随即抓住她的肩膀，将她全身上下检查个仔细，注意到受伤处只有手臂后，他才重重地吁了口气。

她可是何宇伦打从心底疼爱的女孩，一丁点小伤在他眼里都是大伤。

从知道有她这个爱哭女孩开始，何宇伦就在心里暗暗起誓，不管经过多少个春夏秋冬，他都会把她当宝贝一般疼着、爱着。

就算在小时候她总爱黏着大他几岁的好兄弟小廷，他也一样没改变想法。

只是因为她的存在，他和小廷经常会为了争取她的注意而大打出手。

两个小男孩为了这种事而天天开打，现在回想起来，何宇伦都觉得好笑。

“我没事，只是机车在孤儿院的路上没有骑回来。”“你又去孤儿院了？”何宇伦并不特别吃惊，早明白这丫头是死心塌地守着那分傻承诺。

就像他也是……唉！

“嗯！然后就撞车了，是奔驰车耶！”“结果你怎么回来的？”“被那个车主送回来的。不过我还是很聪明地甩掉他了，不用任何赔偿呢！”她一副沾沾自喜的模样。

“你想得可真完美，哪一天对方又见到你时，你还不是跑不掉？”“我不会那么倒霉啦！就算真的倒霉又碰见他，我可以装作这辈子从没见过他，他一定也拿我没辙。”江婕凝打的可是如意算盘。

“不用这么麻烦，赔偿金我来替你承担。”何宇伦拍拍她的头。

“不行，赔了这笔钱我就吃大亏了。”江婕凝煞有介事地咬住下唇。

“哦？怎么说？”何宇伦饶富兴味地睨着她；他十分清楚这小妮子除了爱哭外，还有一项令人哭笑不得的特殊才能，那就是--爱计较。

“对啊！我好不容易绞尽心思想办法甩了他，因此也不知道脑细胞坏死了多少个，到头来还得赔钱，那不是害我自死了那么多的细胞？不行！”她摇头的那股劲，看起来是认真的。

何宇伦盯着她那十足认真的表情，缓缓地露出笑容，伸手掩住她的肩膀笑道：“你爱计较的本性还是改不掉嘛！”若说她是爱计较协会的代言人，一点也没错。

“这不是爱计较，反正他都有钱买名贵的奔驰车，又何必在乎修理费那些小钱？也才不过撞凹了那么一小部分。”“凹了一小部分？奔驰车？你的机车是纯锻铁打造的吗？”何宇伦咋舌道。

江婕凝发出咯咯笑声，开心地比手划脚道：“才不是呢！肯定是他的奔驰车自己不耐撞，才轻轻一撞就撞凹了。”她努力为自己辩解。

“你就是有你自己的一套说法，我说不过你，陪我走走吧！”“好啊！不过，等一下所有开支都由你负责。”她立即心花怒放地抓住他的手臂。

“行！我就知道你是出了名的贪吃鬼！”何宇伦笑着揽着她的肩走离家门口。

当天晚上因为江世彬有事外出来不及赶回，在何家夫妇一番热情的邀请下，江婕凝助不过两位长辈，终于同意在何家过夜。

或许是何家本来就人口少，对于江婕凝，何家夫妇是拿她像自己女儿对待，态度亲切得没话说。

“何伯父、何伯母，那么今晚打扰了。”“你还这么客气啊！这里可没有人把你当外人看待。”倘若不是儿子何宇伦非常慎重又绝对认真的表明，他只是把江婕凝当成小妹看待，冯芙蓉这做母亲的实在是很想把这女孩当成媳妇看待。

可惜的是她那非常聪明的儿子，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些什么；明明是打从心底疼爱江婕凝，却不知是为了什么因素，硬是要声明他只当江婕凝是妹妹。

冯芙蓉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儿子心里真正的想法，天底下大概也只有她儿子会说这种骗死人不偿命的谎言。

若是她猜测得没错，这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内情。

但是她就算很想明白个中道理，却也十分清楚儿子是绝对不会老老实实告诉她真相的。

“何伯母，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江婕凝开口笑道。

看着江婕凝，冯芙蓉瞬间有了好点子，也许以前她都找错对象了，如果她儿子行不通，那么她就从江婕凝身上下手。

“所以，婕凝，你今天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我。”冯芙蓉抓住她的手说道。

江婕凝大吃一惊，莫名其妙地看向何伯母。

“真相？什么真相？”看着何伯母慎重其事的表情，江婕凝迷惘地建起眉头。

“为什么宇伦只把你当成妹妹看待？这之间有什么特别原因吗？”“特别原因？”她依然是有听没有懂，实在是搞不懂何伯母意指何事。

“是呀！你们可以是兄妹，可以是朋友，为什么就唯独不能成为情人？”冯芙蓉的话才说完，江婕凝的脸蛋儿已经变成猪肝色，满脸的不自在，就是再天真的女孩也听得懂何伯母的语意。

只是她不明白的是，何伯母怎么会突然向她提起这档事？这下自己该怎么说才好？吞吐了好半晌，江婕凝还是说不出话来。她知道何伯母的意思，可是一个连她自己也没想过的问题，她当然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和何大哥？兄妹？朋友？情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她都给何伯母搞昏了？“何伯母，我……我不懂。”这种事连她本人也不清楚。

“你怎会不懂？这很简单啊！”冯芙蓉紧迫盯人，丝毫不见放松。

“可是，我和何大哥……”江婕凝手足无措，慌张地不知从何说起。

一个从来没有在她脑中出现的疑问，她自然没有答案。

“妈，我和婕凝只是好兄妹，你别一直爱在这里打转，行不行？就算几年过去了，我和婕凝的关系也一样不会改变，我不是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何宇伦适时纵浴室中走出来。

“好，我不多问。时间晚了，带婕凝上去休息吧！”见儿子出现，冯芙蓉立刻打消往下追问的念头，身子站了起来。

不过，她还没死心，这件事一天不弄个明白，她就一天不死心。

儿子愈是掩饰真相，她就是愈要弄个明白！心中如是想着，冯芙蓉便道着晚安走上楼，留下何宇伦和江婕凝两人目送她的背影。

等着母亲良正上楼后，何宇伦这才开口：“婕凝，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怎么了？何大哥，你好象特别担心耶！怎么回事？”江婕凝不解道。

何伯母的话她只当是听过就忘，怎么这会儿反而是何大哥特别在意？好奇怪！

何宇伦当下一愣，仿佛没料到她会突然这么问，遂故作轻松地道：“我是担心没错，我担心你这颗小脑袋八成又要胡思乱想了！”闻言，江婕凝努起饱满小巧的红唇，朝他皱着小鼻子，没好气地叫道：“我才不曾胡思乱想，晚安！”“晚安。”何宇伦什不以为意，伸出手用力捏了下她的脸颊，才转身走开。

在他背后扮个鬼脸，吐吐舌头后，江婕凝才满意地走进客房。她轻叹一声，身子往床上倒去，不一会儿她已经悄然进入梦乡。

正如她所说的，何伯母的话显然早已被她抛向脑后，忘得一乾二净了。要她江婕凝多花心思去思考这些她就是挤破脑袋也弄不懂的疑难杂症，她情愿抱着枕头作她的美梦去了。

第二章

“情圣征信社”设置在市区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招牌又大的让行人甚至不用抬头便能一目了然。

说到招牌，那更是教人发噱。情圣……放眼当今社会，究竟有己个人能厚？脸皮顶？这个名号？但种种因素都不足以影响范霏廷作任何决定；认识他、甚至知道他的人，完全明白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而范霏廷相信他这么做，对整件事情绝对会有帮助；已经找了这么多年，也该是让他找到的时候了。

但截至目前为止，偏就是半点收获也没有，有时真教他感到失望。

难道就真的没办法了吗？伫立在自家公司的门口，范霏廷懊恼地用手耙过头发。

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况且，倘若不是那间孤儿院被一场大火一把烧尽，抑或是再晚一年才发生这场意外，那么如今她早该在他的身边了。

无奈，一场大火，一个要命的延误，自己就错失了与小婕重逢的时刻。

而今，他只好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她的消息，不管是否尚有希望，范霏廷知道自己不会放弃。

“霏廷，你总算出现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过来了！”商佐智急忙迎上前。

“怎么回事？”他讶然道，看了他一眼，自己都尚未跨进门呢！

“今天已经有不少 case 上门，你这个大当家不在，真要忙坏我们这些小喽啰了。”高佐智一说完，其它两位职员也跟着一起点头。

“不是有你这个副当家在吗？还有什么不是你高佐智不能处理的？”“我真有你说的这么高竿，那么我八成会累得像只狗。”高佐智一副还好自己不是的庆幸表情。

见状，范霏廷捶他一记。

“小子，还有其它比较特别的事吗？”他的目光望向留言板。

“除了一些案件外，没有你想要的任何消息。”高佐智非常遗憾地摇摇头。

跟大当家这么久了，高佐智非常了解大当家在询问什么。

只是，时间过这么久了，每天 case 也接了不少，但是所接的委托案件中，就是没有一件是那位小名唤丫丫的女孩的消息。

就算知道大当家开这家征信社，是为了方便他找人，不！也不对，该说是方便让那小名为丫丫的女孩找上门，但是日子继续走着，那个丫丫也没找上门来；反之，生意是愈做愈好，累得他这位副当家是汗流浃背，辛苦得不得了。

而丫丫依然是消息杳杳，天知道一个只有五岁大的女孩，真能记得这荒唐的承诺吗？高佐智相信没有人能办得到，但是大当家这个自称是情圣--听说这名号是那小女孩取的，可见当时那小女孩已有先见之明，哈哈！

有时他真搞不懂大当家是不是脑袋开花了，才会执迷于这种连希望都渺茫的承诺。

一个才五岁大的小女生，真值得他如此费尽心思吗？高佐智实在是想不透。

倘若这事不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实在不敢相信世上还真有这种事存在，偏偏大当家就是这种人，教他就是想不相信也难。

“你还不打算放弃吗？都这么多年了。”高住智并不是第一次这么问，也知道自己就算是说破嘴，他也不见得会听进去。

但是，凡事总是一试再试，说不定哪一天就被他说服成功了，高佐智心里愈想愈有可能，遂满怀希望地看向他的老问。

“时间过了多久我比你这局外人还清楚，用得着你来提醒我？”范霏廷白了他的员工一眼，又往下说：“再说，你只要管好公司里的所有大小事，其它由我自个儿操心、打算就好。”他自然非常明白高佐智的好意，只是谁都别想说服他。

他不是年纪尚轻的毛头小伙子，做什么事他自有打算，当然也不需要向人交代。

“霏廷，你知道我没别的意思，只是你还有你老爸的事业要掌管，又要分心，我怕你会吃不消，所以--”高佐智急忙申辩道。

“所以，这里当然是必须委托你了。”从一开始范霏廷就是这么打算。

“我就怕你会这么说。”高佐智立即明白自己上大当了。

所以说，人嘛！就是不能太好心，会遭人陷害的。

“是好兄弟就别再跟我计较这些了，我有好事正等着和你分享呢！怎样？有没有兴趣？”范霏廷搭上他的肩膀“诱惑”着。

“哦！瞧你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什么要不得的大事。”高佐智马上拉长了耳朵。

范沾廷于是把自己前往孤儿院时发生的趣事完整地告诉了高佐智。

“真有那种女孩？”高佐智挑高眉毛，心想世上真是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都有可能随时随地发生。

“没错。”“那么，快形容她长得什么模样！”高佐智标准的好色相表露了出来，显然范霏廷口中提到的女孩已抓住他绝大部分的注意力。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以他高佐智来说，只要是女人，还没有一个是他不注意的。

当然，高住智心想：除了五岁大的女孩是例外，他可不想拈花惹草，到头来还被别人指控是老牛吃嫩草！思绪转到此，他暗地笑了笑。

老牛吃嫩草，若教大当家知道的话，自己肯定吃不完兜着走。

“怎么？你又有兴趣了？”范霏廷当然知道这小子在想什么，只是他也不急着告诉他。

“是啊！只要是女人，我都可以考虑接受。”高佐智笑着点头，一脸的兴致浓浓。

“你这小子正事不会，谈起女人倒是一把罩嘛！”范霏廷挪愉道，却不急着把那女孩的长相描述出来。

不知怎地，他就是不想让高佐智知道她；不想探讨自己此番举动该作何解释，范霏廷当下甩开思绪。

“快说吧！”高佐智忍不住催道。

“这个我恐怕记不得了。”他只是耸耸肩，一副“莫宰羊”的表情，从高

佐智面前走过，径自留下他一人杵在原地气得猛翻白眼。

知道高佐智的反应，范霁廷还是当作没看见，抿着嘴带着笑意走进办公室。

到底他有没有忘记那女娃儿的长相？不，他相信自己没有，反之，他脑海中还记得非常清楚呢！

一踏进自家大门，范霁廷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尤其是坐在大广上的两位老人家，在这深夜一点的时刻，是不该一起出现的。

通常这时候不是父亲忙着应酬、母亲忙着睡美容觉，便是父亲在床上、然后母亲在别人家串门子。

可是今天、此时此刻，两位都在，那么就表示将有大事要发生了，而由于他是今天最后一个回家的，所以这件大事一定和他脱不了关系。

“爸、妈，很难得能同时看到你们。”他说道，丢下外套往皮沙发坐下。

“我们有事要和你谈。”艾美华率先开口。

“说吧！我很有空。”“儿子，那女孩有没有着落？”范金海自是了解儿子当年许下的承诺。

只是这事儿一拖再拖，他和妻子俩实在容不得再让事情一直停摆在那儿。

“目前没有。”“儿子，要是这事儿永远不会有下落，你还要继续找下去？”艾美华急急道。

“妈，我一定会找到她，你们不用替我担心。”范霁廷实在不想一再申明这句话。

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他有能力能够找到小婕？“可是”“妈，没有什么可是，我一定会找到她，这是我的承诺。”“承诺？为了一个小孩子的承诺，你花了十七年还不够？你打算再花几个十七年？你又有几个十七年可以让你这样虚掷？”范金海气不遇儿子，激动地站起来。

“你爸说的没错，十七年不算短，你或许能等上下一个十七年，但是我和你爸可能没下一个十七年了，儿子，能不能--”“妈，我懂你和爸的意思，我也没打算再花十七年的时间，如果可能，我今年就可以有她的下落。”“你干脆放弃她，不是更快！”范金海撂下一句。

“爸，我说出口的承诺，就是承诺，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再怎么说我都要再见她一面，只要找到她，遵守十七年前和她的约定，或许我就可以因此而告别了过去，重新面对新的生活。爸，这不是你一直希望我能做到的？”范霁廷用最有力度的声调说。

“如果那女孩已经忘记你，那--”艾美华假设道。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她只是恼自己为何没有花十七年前想到这一点。

“妈，我知道，所以我说无论如何都要见她一面，也许到那时我便可以真正安定下来。”范霁廷真的相信这一点。

他也曾试过好多次想找个好女孩安定下来，对象是有了，但是不知怎地，只要一提起婚事，自己就是兴致缺缺。

是以不管原因为何，他决定赌上一赌，是不是可以抛开过去，就靠小婕了。

“儿子，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们当然不好再说什么。我们只求你能安定，如果那女孩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你尽管全力找她，我和你爸都不会阻止你去完成你的承诺，只是希望那女孩能和你一样牢记着当时的约定。”艾美华不再反对，见儿子这么坚持己见，她知道说什么都是白说。

“唉！如果早知道当年你小小年纪就对人家小女生许下承诺，我会二话不说直接把那小女生带回家。偏偏，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范金海生的儿子会那么早熟，十三岁就懂得许承诺这档子事。”范金海悔不当初，要不然这些年他也有个女儿好疼了。而此刻说不定孙子都有了呢！

像他儿子十三岁就懂得许承诺，“做人”的大事他当然也不曾差到哪里，唉！可惜，现在想来真的很可惜！

对于父亲的话，范霁廷脸上泛起微红，不仔细看还当真看不出来呢！

“是啊！儿子，当时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们？你早让我们知道，说不定那时我们已经带那女孩一起走了。”艾美华也很纳闷地看向儿子。

他被盯得很不自在，这才徐缓说道：“当时我根本不敢希望你们会同意带她一起走，所以我没开口。”如今一想，自己当初真是人没勇气了，连尝试问一下也没有，就让自己跟着爸妈走掉。

“倘若我们早知道十七年后的今天，必须辛苦地找寻她的下落，那么当时我和你妈说什么也要将那女孩带回家。”“是啊！就算是用抢的也要抢回来。”艾美华跟着附和道。

范霁廷笑了起来。

“爸、妈，我很高兴听你们这么说。”范家夫妇听儿子这度一说，两人相视一笑。十七年前失而复得的儿子，果然是最贴心的。

看见爸妈的笑容，范霁廷不禁暗地庆幸起十七年前爸妈找到了他。

这十七年来，他过得真的不是普通的好，他很满足，不过要是能找到丫丫，他会更满足。

在前往中介公司的路上，何宇伦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于是他转头看向睡眼惺忪的江婕凝。

“别打瞌睡了，我有话跟你说。”他轻敲她的额头说着。

“什么事？”她睁起半眯的眼睛，勉强打起精神。一整个晚上她都睡不安宁，也许因为不是自己的床，所以她无法入眠，再加上手臂酸疼了一整晚，所以她失眠了。

“你知道一家名叫情圣的征信社吗？”他也是从杂志上看来的。

“我知道征信社做什么？”她莫名其妙地看向他，真搞不懂何大哥为什么提起这不相干的事。

“听说他们本事不错，你想不想将小廷的事委托他们？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消息。”何宇伦总是替她设想，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明白何大哥对自己的好，江婕凝一直铭记在心，也想找个机会回报他，只是就是让她找不到机会。

“你看着我做什么？给我你的答案。”何宇伦又是伸手捏她一记，才催道。

“何大哥，别说笑了，这种事说出来铁定笑死人。更何况我和你都不记得他的长相，教人家征信社怎么打听？我觉得还是自己来比较实在。”江婕

凝不赞同把这种事告诉别人。

天知道人家会怎么想？找不到人到是其次，但为了这事被人笑话，那她情愿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

“就怕你找到人时，年纪已经一大把了，更有可能一直到你老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何大哥，你诅咒我！？”她气呼呼地。

“我只是在推计一事实，婕凝，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早就忘记了？”他不是想刺激她，只是实话总是比较容易伤人。

“不会，我都没忘记，他怎么可能会忘记？别忘了他比你、比我都要大上几岁！”她义愤填膺地替小廷辩解，一副谁都不能说他不是的模样。

明白小廷在她心中的分量，何宇伦一笑置之，并不在意她替那小子出头。

反之，他早该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取代小廷，不论时间长短，这事实永远不会改变。

“婕凝，我不想多费唇舌，你该知道你不可能一直等着他。”“我知道，可是趁现在我还年轻，我并不想放弃。何大哥，我只不过是想要他给我一个解释，我一定要弄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守约。”凝视着她无比坚定的眼神，何宇伦摇摇头并未再多说什么，此时此刻，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明白她的心意，其实他早已下定决心陪她等下去，毕竟，那个小廷也欠他一个交代：“何大哥，你没有生我的气吧？”“生你的气？为了什么？”趁着停红灯之际，他回头纳闷地看向她。

“因为我的不识好歹，何大哥明明这么关心我，我竟然还--”“婕凝，你跟我这么见外，我真要感到难过了！以我们的交情，难道还不够让我关心你？”何宇伦一副他已经被她中伤的表情，扭曲着一张脸。

“何大哥，好嘛，别闹了！不说这个，说说你自己吧！何大哥，你是不是也该找个好女孩，安定下来？”闻言何宇伦愕然地转头看她，车子险些撞上前方的车！今天若换作是别的女孩来探问他这个问题，他会一口判定她们是另有企图。

但是由婕凝口中说出的，何宇伦明白她是真心关心自己，事情的差别就在于他这位小妹妹对他这位和 b 如潘安再世的美男子，是完全没有一丝浪漫感情因子存在的。

在婕凝心中，自己或许就是这么一位疼爱她的大哥，永远不会是别的，从很早以前他便知道这一点，甚至接受她这么看待他。

在她心中，自己和小廷是截然不同的，他了解，也接受自己是大哥的地位。

“何大哥？”见他脸色阴晴不定，江婕凝有点担心自己说错了话。

“什么时候起你也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了？”他俨然一副捉弄的表情。

“至少何大哥也该有个女朋友啊！”“在还没顺利把你嫁掉前，我还没有成家的打算。”他笑着把罪过推给她。

“何大哥，你别想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何伯母要是知道可是会责备我的！”她不笨，只见她理直气壮地抗议着。

“别说笑了，我妈疼你都来不及了，哪舍得骂你？”他自认还算了解母亲大人。

“我不管！你快去交女朋友，我也好对何伯母有个交代。”“说了这么多，原来你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我还以为……”他佯装一副伤心难受的表情。

“何大哥，我是关心你，换作是别人，我才懒得理他呢！”“女朋友的事，我自己有打算，只要你一嫁出去，马上会轮到我。好了，公司到了，还不下车？”“我是说真的。”“没人跟你开玩笑啊！”他打趣道。

“何大哥，不跟你说了！”她白了他一记，便跨出车子，突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她又转过身趴在车窗上。“何大哥，你千万别忘了要派人去把我的机车牵回来哦！”她交代。

何宇伦向她点个头，一个挥手，车子扬长而去。

才走进公司，她马上注意到翁美玲又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她笑着走向她。

“喂！大姊，这不是我的位子吗？怎么，你喜欢侵占我的地盘？”话甫落，她的大手已猛然跟着落向翁美玲的背后，吓得她大姊一个尖叫就从椅子上跳下来！

“婕凝，你打算吓死我啊？这么用力拍我，当心被你拍出气喘病来！”翁美玲气息未定，拍着自己的胸口。

总有一天自己真会被江婕凝吓死了也不知道，她就是喜欢无声无息地吓唬人。

“气喘病能这样拍出来，那才稀奇呢！”江婕凝不以为意，本来自己就很夸张了，没想到翁美玲比她更夸张。

“哟！咱们江姑娘今天又是被大帅哥送来的是不是？”突然旁边出现一位她在公司里的死对头--王美黛，她正以一副非常轻蔑的调调看着江婕凝。

“没错，怎么？你有话要说吗？”翁美玲替江婕凝瞪了王美黛一眼。

后者从鼻子发出不屑的轻哼声，往里面走去，翁美玲在她身后猛扮鬼脸。

“美玲，谢谢你！”江婕凝笑了笑。

“别理她，婕凝，因为李德文中意你，所以她对你才会充满敌意。”翁美玲最擅长于挖掘小道消息。

“原来王美黛喜欢李德文？”她显然大吃一惊。

“你这才知道啊？王美黛每天对李德文频频抛媚眼，难道你都没注意到？”“我注意这些做什么？美玲，你再长舌下去，当心变成长舌妇！”“大姊，我可是替你抱不平耶！”“我知道。说吧！今天上头有没有交代什么预售屋要出售的？”“下午有一桩生意我和你必须走一趟。”翁美玲拿起资料。

“这次的买主是何许人？”“大概是某间公司要扩大营业，刚好需要我们手中和他们公司比邻的房屋。”“好极了！他们若是很想要的话，我们非好好敲他一笔不可。”一提起工作，她每每精神百倍。

谈到江婕凝的本事，连男同事都要跟着眼红呢！因为她一个月下来的业绩总是好得惊人。

卖房子她有一定的原则，凭屋子的好坏及买主需要来判定价钱。

买主的意愿愈高，就是她江婕凝狮子大开口的时候；而只要有钱人，她的价钱就愈往上叠。

笑话！有钱人就是生来让她多敲几笔呀！

“婕凝，别胡来，听上头表示这人最好不要得罪！”陈克勇走过来。

“是吗？我会记住的。”她领首笑道，看着陈克勇将一束花交给已羞红一张脸的翁美玲。

“哇！有人谈恋爱了！”她糗着，只见两人尴尬地注视着彼此，说不出一个字来。

见状，江婕凝笑得更开心，还故意来来回回审视着他们，那像看猴子表演的表情，终于使翁美玲从害臊的情绪中回复过来。一恢复神智，她马上气呼呼地追着已经率先开溜的江婕凝。

“婕凝，你别想开溜！”

第三章

情圣征信社。

高佐智一个箭步冲向已经走向门口的范霏廷。

“你不留下来？”“下午有会要开。”范霏廷丢给他一个抱歉的表情。

“等一下中介公司会派人来洽谈房屋的事，你打算由谁去负责？”高佐智知道问也是白问，但他就是忍不住要开口。

也许今天自己运气好，会有例外也不一定。

“除了你还自有谁？”范霏廷扯开笑容，一下就打破他的美梦。

“霏廷，我已经忙得分不开身，这件事你自己来吧！我想中介公司的人也快来了，你不妨多待一下。”范霏廷摇摇头，正想开口表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时门口已走进来两位身穿制服的女人，不消说，这该就是高佐智口中的中介公司人员。

于是他抬起审视的眼光看向来人，这一看忽然敬他眼睛为之一亮！认出了眼前其中一位女孩正是昨天拉上他的罪魁祸首。

一认出来者是何许人，范霏廷随即拉开惯有的笑容，等候她吃惊的眼神。

江婕凝几乎在同一时间也认出了他，使得她呆征住了，心里暗叫倒霉，竟然才隔了一天就又碰见了！

这时江婕凝明白纵使已认出是他，也不能表现出来，不然马上给他逮到机会就惨了。

于是她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无动于衷，只是挂着职业性的笑容。

她的反应倒教范霏廷大为吃惊，敢情这女孩打算来个假装没见过自己？才不过一天的时间而已，笑话！他要是容得了她这么忽视他的存在，他就不叫范霏廷了。

他刻意地迎上前，走到她僵硬的身子前热络道：“又见面了，是不是？”这下想再否认恐怕也不行了，江婕凝暗自咬牙，恨不得挥拳打掉他那笑得贼兮兮的嘴脸。

可恶！牙齿生得白就想欺负人啊！

“婕凝，你认识这个人？”对于这个发现，翁美玲可高兴得紧，心想今天这笔生意八成有望了。

“鬼才认识他！”她气得早已忘了工作一事，就连说话的风度也顾不了了。

只要想到这个人有可能是为了那笔赔偿金而一路跟踪她来到这里，她心头就燃烧起一把火。

“婕凝？”翁美玲脸色大变、花容失色地看向她。

但她才不理睬翁美玲的低呼，径自上前撩下话来。

“喂！你到底想怎么样？”“婕凝--”完了！这下完了！什么八成有望？她们不要回去挨上头骂就非常阿弥陀佛了！

婕凝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今天是吃错药了吗？上头明明交代此人不能得

罪，她还……翁美玲颇为担心地看向伫立在她们前方的男人一眼，看见他老兄还笑得很高兴时，她当下一愣！看来不只是婕凝有问题，就连眼前这位仁兄也神经搭错线了。

面对婕凝的话，他还笑得出来，八成是被婕凝吓呆了！

不理睬翁美玲一再打量的眼光，范霏廷笑眯着眼，心里明白眼前这女孩在恼火什么；只是，她也实在好笑到家了，他不是早说过没有要她赔偿的意思吗？怎么她就是一副欠债人见到债主一样，想将他生吞活剥似的？这实在没道理，但他发现就是这一点使得她变得相当吸引人。

“嘿，这位女孩---”他正想说个明白。

“我说过是你拉我的！你还一路追过来，你是不是想趁机揩油？搞清楚，全身是伤的人是我，不是你，请你不要跟着我！”她不让他说完，马上抢先道。

看见他出现在这儿，她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他在跟踪她，这简直太可恶了嘛！

“撞人的是我？你弄错了吧？”这次范霏廷不准备再让自己处于挨打的地位。

见她如此嚣张，不好好整她一下他怎么甘心？老是把罪过推给他，这可不是一再容忍下去。

“你说什么？”她讶呼，心跳顿时停跳半拍。

看吧！就说他想揩油，原来果真如此！

“我说得很清楚，撞上我的车子的人是你，还有，在下并没有跟着你一路过来，这里是我的公司。”他笑着等候她会有什么反应。

他那笑得洋洋得意、俨然一副存心气死她的表情，气煞了正瞪着他的江婕凝，她握紧拳头，挺直身子摆好了架势，一副准备倾全力和他较量的模样。

但她脸颊上那一抹红晕却使她的架势带了点娇媚的姿态，完全吸引住范霏廷的目光。

“婕凝！婕凝！我们是来谈生意，不是来吵架的！”翁美玲急急说着，一面伸手扯了扯她的衣袖。

但她不理睬，只顾着瞪着范霏廷，不肯移开视线。

“婕凝！”翁美玲口气中多了一分央求。

霎时她冷静了下来，带着歉然的眼神看向翁美玲，天知道自己真是气疯了，才会忘了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

“算了，美玲，我先走一步，这笔生意交给你了。”说着她正想转身，手臂却被一只伸过来的手抓住。

“别想走！冲着你这句话，这笔生意除非有你跟我谈，否则拉倒！”范霏廷紧抓着她。

什么？江婕凝和翁美玲当下一愣，彼此交换了错愕的眼光，呆呆地看向他。

“婕凝，怎么办？”翁美玲低声道，心中真是怕极了江婕凝会一口回绝对方，这笔生意一旦泡汤，回去就有得受了！

“好极了，先生，那咱们现在就为你介绍。”暗一咬牙，江婕凝忍住怒气，面无表情地。

“不过，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先走开，所以找会找时间再约你。”看了看时间，实在不能再拖了，所以他很遗憾地看着她。

他是故意的！她就知道，但除了只能浑身发抖--因为忍住火气的缘故他拿他没办法。

“你--”他真混蛋，她想说。

“那就这么说定了，先生贵姓？”“范霁廷，小姐如何称呼？”对待翁美玲他倒是挺客气的。

江婕凝气呼呼地发现这个事实，可恶的男人！才不过撞凹了他的车子，他就耿耿于怀，处处想打击自己，真过分！她愈想是愈不甘心。

“翁美玲，这位是江婕凝。”翁美玲保持着温柔的语调，笑着说。

“别告诉他！美玲！”话甫一出口，她真想踢自己一脚！因为他放声大笑，笑得好狂、好得意，仿佛在说他知道她在想什么。

气呼呼的她转开眼，不想再看他那得意的表情。

“我们该走了，美玲。”既然他已经表明了有事，这自儿她还析在这儿做什么？“那么范先生，我们等候你的消息。”翁美玲笑道。

“没问题。”说着他刻意倾下身，凑近江婕凝的耳畔道：“咱们后会有期，婕凝，小捷？”她先是僵住身子，然后又是皱眉、又是瞪眼地睨向他静待她反应的脸庞。

“小捷不是你可以叫的，范先生。”一扭身，她愤然地率先离去。

“抱歉！婕凝今天心情不好，范先生，我们先告辞了。”翁美玲急急忙忙奔上前去跟上好友的脚步。

范霁廷略有所思地目送她们离去。

“小捷？霁廷，你该不曾认为那个女孩就是丫丫吧？”高佐智走过来。

先前他一直是抱着看好戏的态度，析在一旁观看，而现在他不得不提出的疑问。

先别说大当家将那人设想是小捷这件事--毕竟霁廷对此事本来就已经走获入魔了。

但光看见他对那女孩有说有笑，又爱逗惹她直到人家忍不住发火的现象，高佐智第一个反应便是想伸手擦擦眼睛，看是否是自己看走了眼！？大当家会跟女孩子说笑？除非天下红雨，但是天空没有任何改变啊！大当家到底是.....奇怪！事情真的很奇怪！

“霁廷？”见大当家不说话，他又问了。

“我不确定，刚才会那么叫她，就是想看看她的反应。”范霁廷收回视线。

“那你的答案是.....”“百分之五十吧！”“真有这么巧？不会吧！就因为她叫江婕凝？”高佐智有点儿不能接受。

天底下叫小捷这个名字的也有不少人，算来算去何止上千人？就因为她叫江婕凝，所以她便是丫丫？太.....太离谱了吧！

“这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她昨天正好在前往孤儿院的路上撞上我，而她的名字又有婕这个字，你也看见她听到小捷这名字时的反应了，再加上我对她有一股说不出的熟悉感，所以我觉得应该开始对这个女孩有一番了解。”“说不出的熟悉？这大概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吧！霁廷，平时也不见你特别对某个女孩子有说有笑，今天一见，她必然有特别之处，说不定正好是你猜测的那样，她就是小捷也不一定。”高佐智由衷希望那个江婕凝就是丫丫，这么一来，大当家也好结束十七年来的寻寻觅觅。但是，事情真有这么巧？也许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但我希望没有猜错。”范霁廷表面说得经描淡写，

但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他的心跳有多快！多么期待他没有猜错！

在一旁的高佐智也径自想道：若真是尚未明确，那么只有倾全力帮大家制造机会，和那名叫江婕凝的女孩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那么对要知道她是不是丫丫，会更有帮助的。

看来今天晚上他最好是别睡觉了，该好好想个法子才是。

当何宇伦对江婕凝说那句：在还没把你顺利嫁掉前，我不会有成家的打算时，他是认真的，而且也肯定自己会信守承诺直到江婕凝出嫁的那一天。

但是现在他赫然发现自己宛如中蛊般的，直视着前方一位牵着小孩的女人，是女人吗？由她全身的骨架看来，她只能称得上是女孩，认真说来她和婕凝的年纪该差不到哪去，但是她的小孩，一眼望去还真是她的翻版。

自己何以会为了一个妈妈级的女人停下脚步来？事情有点奇怪且危险，但何宇伦就是无法让自己不去看着人家，两只脚甚至也不曾再移动半步。

就这样，他像个铜像般析在那儿，静静注视着那女人小心翼翼地牵着小孩走过他的身前。

就在她靠近他之际，女人突然抬起莫名奇妙的眼神，瞥了他一眼。

这个不经意的一瞥，以及她身上那淡淡清香的香水味，带着一股难以名之的气势，冲击得何宇伦心神动摇，怦然心动，好半晌无法自持，只能像个登徒子似的直直望着人家看。

不行！要他眼睁睁看着她从自己面前消失，何宇伦肯定自己将会后悔一辈子。

不管对方是别人的老婆、妈妈，他一定要上前问个明白才行！

想着想着，何宇伦已经化思想为行动，一个跨步，身子挡在差点撞上他的女子面前。

登徒子！这是牵着侄子的宫燕琪的第一佰想法，而碰见登徒子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抓住自己身边最有利的事物，以防万一。

“你有什么事吗？先生。”不过，她想还是先问清对方来意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呃……”这下何宇伦暗怪自己的鲁莽行事了。没有理由，人家不当他是疯子才怪！

“先生？”“只是想向你借个零钱打电话，方便吗？”随便找到个从脑中浮现的借口，他扯道。

“是这样啊！”害她以为是什么事呢！宫燕琪这才安下一颗心。

什么登徒子！真是高估自己的魅力了！

随手交给他几个铜板，她正想走人，何宇伦突然又开口道：“好可爱的小男孩！他是你的孩子吗？”蹲下身子，他对着看起来只是刚学会走路的小男孩微笑。

只见胖嘟嘟的小男孩，睁着他骨碌碌天真无邪的眼睛，好奇地打量他，一面伸出胖胖圆圆的小手。

危险！宫燕琪抓紧侄子的小手往后退，慌慌张张地回道：“是，他是我的孩子，铜板给你，再见！”“等一下，我没有恶意，小姐！”看见她急急忙忙地走开，何宇伦首次对自己的长相产生怀疑。

虽然许久不曾在镜子前研究自己的长相，难不成自己的长相有了变化？由原本的气宇轩昂转为人见人怕的大壤蛋？不会吧！？伸手捏了捏自己的脸好一会儿，接着他又冲动地低下身子，对着停在路旁的车子的窗户细看着自己，终究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来。

重新站好，眼睛落在那女人离去的方向，何宇伦重重地叹了口气，失望有如排山倒海般涌现。

先前的猜想果然没错，她这个令他眼睛为之一亮的女人，果真已经是个有小孩的妈妈，而他怎么会为了这样的女人而怦然心动呢？乱了！世界真的乱了，否则老天爷怎么会拿他这个好人开这种要人命的玩笑呢？自由自在过了二十七年，头一次对女人有所感觉时，那女人却是罗敷有夫！

倘若老天爷喜欢拿他开玩笑，那么地也只有认了--除了认命一途，他还能怎样？

“婕凝，我真服了你，那种时候你还能和他对视？你忘记我们去那里的目的了吗？”直到坐进车里，一路上翁美玲仍叨念着。

“我没忘，只是这种事怎么能怪我？是他没先表明身分，我又能做何猜想？”她理直气壮地辩解。

“到底那个范先生做了什么天大的事情，让你气成这样？连工作至上的座右铭都忘了？”翁美玲很好奇。

于是乎江婕凝开始比手划脚，将昨天发生的事描述出来。她大姊描述得可生动了，一举手一投足全是气愤之情。

听江婕凝一说完，翁美玲拚命忍住笑，想笑却又不肯笑，免得让自己惹上大麻烦。

但是这实在是太好笑了，为了赔偿费才导致江婕凝生这么大的气，说来说去只为了钱这个字。

“所以你说我可以不小心吗？万一他员要我赔偿，我不是亏大了？更何况我哪来那些闲钱？”“是这样吗？刚才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明明是你气势凌人，一副想宰了人家的表情耶！”翁美玲忍不住说实话。

“喂！你是站在哪一边？”闻言，江婕凝鼓起腮帮子。

“我只是实话实说，我看那个范先生也不像是你口中说的那样，是个讨债鬼，说不定是你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曾使咬我一口？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因为他长得帅，他就一定非是好人不可吗？”她一脸鄙夷。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婕凝，我好象没提到他长得帅就一定是好人这句话哩！”

“会不会这是你个人的看法？”翁美玲不忘消遣她。

话甫落，江婕凝马上胀红脸，气得狠狠白了翁美玲一眼，然后径自转向车窗外面。

翁美玲笑着正想说些好话，却看见车窗外一个女孩急急忙忙的样子，她立即打消主意，头探出车窗外叫喊着：“燕琪，你在做什么！”宫燕琪一见是翁美玲，舒了一口气，低下身子抱起已经快哭出来的小伟，步向停在身旁的汽车。

“表姊，是你真好！送我一程。”径自打开门，宫燕琪将侄子放进后车座。

“怎么回事？跑得活像是后面有人在追杀你，不要紧吧？燕琪。”看到表妹上车并关好车门，翁美玲才将车子驶上路。

“刚才有人借故跟我搭讪，又问及小伟的事，我吓得只好没命地逃掉。表姊，你想会不会是那个人要回来要儿子了？”“不可能，燕雪已经被他抛弃了，他还回来干什么？要知道他又不是不知道燕雪怀孕的事，这样他都能一走了之，更何况已经过两年了，他不会再回来的。”翁美玲肯定地说着。

“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燕琪，他不会再回来了，你和燕雪两人也可以不必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好好享受生活吧！”“表姊，自从有了小伟，姊才跟着有了生气，我不想让这个唯一能使姊姊活下去的宝贝，教别人夺走！”那种每天看着姊姊以泪洗面的日子她受够了。

“不会的，燕琪，你放心好了，谈谈你是怎么摆脱那个人的？”江婕凝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开口道。

“我只是告诉他我是小伟的妈妈，然后就拉着小伟跑了。”“好主意！对方如果只是想追你，那么你有孩子的事实便会使得他打消主意。”翁美玲觉得这真是个好方法。

是吗？此时宫燕琪心想，如果他只是想认识自己，而自己却误会人家，那真是太糟糕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似乎不怎么像是坏人，尤其是他的一双眼睛写满了诚意。

唉！有姊姊的前车之鉴，宫燕琪知道自己对男人已无法再抱持着信任的态度。

但是，那个男人……

江婕凝和翁美玲两人一回到公司，陈克勇立即走过来询问结果。

“差点就要泡汤了！”翁美玲一个耸肩回答道。

“泡汤？到底怎么回事？”陈克勇表情一愣，替翁美玲体贴地拉开椅子后，他诘问。

“都要怪她！”翁美玲下巴努向江婕凝的位置。“你有胆去问她。”“婕凝？怎么会？”陈克勇疑惑地搓着下巴，谈起婕凝的办事能力，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会儿怎么会成为……“别听美玲的！克勇，对方是有意刁难我们，才不是像她说的都是我的错。”“是，大姊，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做？”翁美玲迎合她的口气道。

“能怎么办？王美黛不是一直想要这个机会？让给她不就成了？她那数一数二的媚功，肯定没问题。”她光想到要再见那个人，她就犯头疼。

“别开玩笑！你不想加薪水，我还想要呢！上头可是表示得很清楚，谁有本事将这笔生意谈成，就铁定加薪！婕凝，你就成全成全我，别搞砸了这桩生意！”翁美玲拜托道。

纵使心里百般不愿，但眼见翁美玲央求的神情，江婕凝也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倘若对方不是那个人，要她把机会让给别人，她自是死都不肯。

而现在不管她愿不愿意，为了薪水和业绩着想，江婕凝知道自己势必要

走上这一遭。

但是生意归生意，要自己给那个人有好脸色看，打死她她都做不到！

第四章

才走进情圣征信社，江婕凝马上注意到王美黛偎在办公桌上，穿著超迷你短裙，正在展现她一贯售屋小姐的拿手本领--媚功。

撇撇嘴角，她顿时停下脚步，或许她不该现在打断人家的好事？毕竟要对人大抛媚眼、频送秋波，在她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反之，要她江婕凝这么做，恐怕得等到下辈子投胎转世再说了。

于是江婕凝话也不说，就只是杵在那儿，静看着王美黛以着柔软沙哑的嗓音，想藉声音迷惑范霁廷。

后者一副索然无味地转开头来，这才发现站在办公室门口，带着看好戏的眼神的女孩正是自己等了两天，今天终于肯露脸的江婕凝。

“你总算出现了！”他扯开笑容，站起身直接走向她。

王美黛注意到范霁廷原本扑克牌一样的脸，在瞬间转为灿烂的微笑时，她讶异地转过身，心想一定是他的情人出现，才导致他会做这么大的改变。

然而才转身，王美黛随即瞪大了双眼，眼中包含着不甘心，是她！又是那个江婕凝！

“江婕凝，你来这儿做什么？”“我和范先生约好时间，而且我记得他好象还是我的客户。”前天虽说要将这案子转交给她，但今天看见她自作主张前来抢自己的客户，江婕凝心中很是不悦。

在公司里态度不好就算了，反正她通常只当作没看见，但是现在连客户也要抢走，那可就欺人太甚了！

平常念及大家都是同事，她可以不计较，但是不发威不表示她江婕凝就是一只任人打而不还手的病猫。

“范先生和我已经谈妥了，你来迟了一步。”王美黛得意地走上前，倚靠在范霁廷身上。“是不是？范先生。”范霁廷不动声色，只是挑高眉毛，等候江婕凝的反应；他心里明白即使她恨不得能不要再见到自己，但是要将这个客户拱手让人，她还是不甘心。

江婕凝暗自咬牙，由他挑寡的眼神看来，她了解他在想什么；是的，她是很想放弃任何与他接触的机会，但要她因此放弃这笔生意？不！她办不到！别说回去后翁美玲会头一个骂得她狗血淋头，光想到以后王美黛会多么耀武扬威，拿此事讽刺自己，江婕凝心中就有一百个不愿意。

还有，范霁廷的眼神也是教她不想就此罢休的主要原因。

他在瞧低自己的本事，而她一向最痛恨别人如此看待她，因此，今天就算是卯足劲，拼上她这条命，她都要谈成这笔生意，然后，她会狠狠敲他一笔。

“范先生，你怎么说？早先可是你自己打电话来，这会儿你若是要不守信用也无妨，只不过我不禁会忍不住怀疑贵社的信用了。”江婕凝一副轻视他的表情。相信她这么一说，他该会对她有所交代。

在一旁的高佐智忍俊不住，差点就要爆出大笑，高招，真是高招！

范霁廷也是一副费力忍住笑的表情，盯着她好久都不说话。

对他来说也许只有几秒钟，江婕凝却觉得仿佛过了一世纪，等待实在烦人！

“小婕，我向来说话算话，只要一说出口的承诺，我都会做到。”她的名字由他口中送出，宛如一阵爱抚。

江婕凝的反应是倒抽一口气，秀眉微蹙，天知道他干嘛跟她说得这么肉麻？承诺？有小廷一事发生，要她再轻易相信承诺二字，难矣！

“我只是要你守信用，至于你对承诺有什么看法，跟我没关系。”她冷冷地说。

范霁廷看见了她眼中闪过的一抹阴影，显然是承诺二字伤了她的心，这不禁教他心中燃起莫大的希望！她有可能是小婕吗？倘若不是现在开口问她会显得太唐突，范霁廷老早就这么做了，但目前看来证据还不足，所以他不准备一开口就闹笑话。

“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你的决定呢？”她以为他没听见，因为他一直盯着她看，眼皮眨也不眨。

“我不是说我说话算话吗？”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温和而低沉；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在他那双奇特的眸子里，她看见一抹温柔。

怎么回事？他难不成已忘了她是撞凹他车子的凶手？“这么说生意还是由我做喽？”甩开思绪，她喜孜孜地确定。

“没错。”“范先生，我可是花了一整个早上，解释你的权益以及房子的好处，难道全是白费口舌？”王美黛哇哇大叫，说什么也不肯这样就放弃。

“王小姐，下次有机会我一定找你，这边请！”高佐智走过来笑着说。

忿怒地白了江婕凝一眼，王美黛忿然地走出办公室，跟在后头的高佐智一个鞠躬，将门带上，留下他们两人待在办公室。

看也不看他一眼，江婕凝打开公文包拿出契约书。

“买卖契约书你看了如果满意，我们就请代书办理，如果有问题，你可以现在提出来。”“这事不急，小婕。”又来了！相同的语调摩擦着她的神经。

“不要叫我那个名字！”她突兀地大叫。

“哦？怎么？那名字有什么问题吗？”他佯装大吃一惊，眼睛密切地看着她。

“没有，只是听了很不舒服，而且你该称呼我为江小姐。”天知道她在胡扯些什么！

不管是谁，除了小廷，谁都不能唤她的小名；何大哥不行，连眼前这位姓范的也不能例外。

“江小姐？这么见外？”他挑高眉，故意不着痕迹她瞥了一眼桌面的契约书。

他那一瞥仿佛在说：只要他一个不满意，他还是可以后悔。

江婕凝注意到了，而这使得她气得咬牙！可恶！难道自己要为一桩买卖而继续忍气吞声？受他威胁？她实在非常想掉头就走，但在她尚未转身，翁美玲的脸孔已自动浮现眼前，教她顿时又打消了主意。

唉！为了翁美玲，她还是要忍耐下去，谁教自己千不该万不该认识翁美玲呢！

“算了，你叫我婕凝就好，那么现在咱们可以……”话未说完，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她只好就此打住，耐心等候他听完电话。

“好，没问题。”“范先生--”她正想继续话题。

范霏廷却突然抓住她的手，急忙往外走，江婕凝来不及反应，身子被他硬是位离了两步。

“喂！你在做什么？放开手！”被他拉出办公室时她两眼闪着怒火，吼道。

“霏廷--”高佐智连忙迎上前。

“佐智，有人找我，说我办事去了！”头也不回，范霏廷拉着她往停车场走。

被拉出大门口，江婕凝硬是停下脚步，一副他勉强不了她的表情，抬高下颚盯着他看。

“你想拉我上哪儿去？我们的事还没谈妥。”弄不清他拉自己出来的理由，她决定问清楚。

“我保证事情一办完，马上给你一个交代，如何？”打开车门，他不再多说，更不去多想他是否会赞同自己的做法，他一个弯腰，伸手将她整个人揽腰抱起，径自走向另一头。

江婕凝的反应是扯开喉咙大声尖叫，还一边对着他拳打脚踢，挣扎着想从他怀抱中下来。

等到她终于挣扎成功时，她才发现自己已置身在汽车前座上，徒劳地对着空气出手。

而范霏廷也已经稳稳地将车子开上车道，她气咻咻地从座椅上转过身，朝他大叫：“你这个野蛮人，到底要带我上哪儿去？”“办事。”江婕凝登时火冒三丈，毛发直竖，凶巴巴地瞪着泰然自若的范霏廷。

“你休想！”闻言范霏廷低声轻笑，笑声浑厚粗嘎，直钻入她的心田。

“放心！我口中的办事绝对和你脑中所想的不一样。”他调侃道。

“你又知道我在想什么了？”“你在想有颜色的，不是吗？”“你.....少.....”她顿时结结巴巴地，好半晌都吐不出一个字来。

就算教他猜中了，她也不曾承认。

“别急着否认，我是想要你，但不是现在。”他只是丢给她一抹迷人的笑容，彷彿他说的话再自然不过。

“你--我要下车！”江婕凝咽了咽口水，让自己从他的话中回过神来。

这个人疯了！而她没有必要耗在这儿，听他说着疯言疯语。

“婕凝，我不是说不是现在吗？你何必急着逃掉！”他眼中闪过一抹笑意。

“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是我的客户罢了！”什么嘛！可恶！就算是要报她撞凹他的车子的那笔仇，也不该开这种玩笑。

对着才见几次面的她，竟敢说这么露骨的话，看来自己必须要特别小心这人了。

“别火，我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罢了。”他懒懒一笑，慢条斯理地表示。

“那好，我不想要，劝你死了这条心！”她冷哼。

“很好。现在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他轻松地将话题带开。

江婕凝呆呆地转过头看他，自己跟他说的话，他没听见吗？怎么他会说：很好？这么说来他根本没有多少诚意嘛！可恶！

“喂！你没听懂吗？我说--”她想再确定一下。

“我听见了，现在你可以仔细看着前方。”他扳正她的脸直视着街道。“有没有看见那位身穿夹克上衣的中年人？”“你想做什么？”莫名其妙地叫她看什么啊？看男人？拜托！他是想证明自己长得比路上行人好看，所以自己

没接受他很可惜是不？“你看见了没？”这会儿他的口气突地变成正经八百，语调不容许有人在这时候开他玩笑。

“看见了又怎样？”她没好气地回道。

“你下去跟着他。”这会儿她可不客气地指着他的鼻子咆哮：“你在开什么玩笑！”范霁廷抓住她的手，压低她的身子，低声道：“你在想什么？我只是要你去跟踪他，不是要你跟他走。”“跟踪他？做什么？”“我在办事。”“那又干我何事？还有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把我耍得团团转的。”“时间紧迫，下车吧！记住，事迹一败露，你马上佯装昏倒，我会随时赶来。”“等一下，我跟着地做什么？”眼看着那人就要消失在街角，她急急道，突然感到无比兴奋。

“我们要捉奸。”“捉奸！”她惊呼，差点咬到舌头。

“没错，相机给你，自己看好时机。”范霁廷交给她一个大约只有手掌大的相机，然后一把推她下车。

“喂！等一下--”她根本来不及说完，他已经开？车子走掉。

奇怪！她干嘛要这么听话？这又不是她该做的事！

但是跟踪人？自己还是头一遭，听起来挺有挑战意味，试试也无妨。

于是江婕凝开始看看四周，然后一面小心翼翼地跟着前面的中年人。

大白天跟踪人，还真没有所谓的紧张气氛。说到大白天，在大白天里会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出现吗？江婕凝很怀疑这一点，不过，想归想，她的眼睛还是密切地注视着前方，在看见对方走进一栋楼房时，她的手中也反应地猛按快门，按着对方消失在屋内。

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没有结果地等下去，看看四周环境，她挑上了楼房旁的一棵大树，它正对着楼房二楼的主卧室，这会儿真给她这只眼睛雪亮的猫找到最有利的偷窥处，相信等一会儿那个姓范的，会对她另眼相看。

江婕凝顺利地爬上树干，稳稳地坐在树枝上，睁大眼睛由树叶的缝隙中窥看着屋内。

结果这一看教她差点吓得从树上掉下去！不过才几分钟的时间而已，那个中年人已经和他的情人跳上床去耳鬓厮磨、两情缱倦了。

两具胴体交缠的样子，教她是看着面红耳赤，却又移不开自己的视线。

“你在做什么？下来！”一声命令由下面传来。

江婕凝一惊，身子摇晃了下，一声尖叫，便直直地从高空落下，她已跌进了范霁廷伸出的手臂中。

“你看见了？”他眼光看向上头。

“我什么都没看见！”她羞红一张脸。

“你在撒谎！女孩。”范霁廷一下子便看穿她的谎言。

“信不信由你，你怎么现在才吞来？”为了不愿承认自己的确看见了什么，她快速转移话题。

明白她的想法，范霁廷也没再追问下去，反之，他努努下巴指向马路，路上正停放着一辆警车。

“我必须带人证过来。”“那你还叫我跟着他做什么？范先生，你喜欢耍我？”扬扬手中的相机，她气呼呼地叫。

“总要有人跟着他以防他逃跑，所以找才要你在他发现时佯装昏倒，也许他会顾及你而耽误了逃跑的时间。而现在我发现你真是个人才！”“你又不是警察，你管这些太多了吧？”她白他一眼。

“这可是委托人的坚持，我这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人，只有依客人的意愿行事，别无它法。”“这么说我是白白被你利用了？”“你不能否认自己也很想试试吧？不过，为了你的良好表现，我请你--”“不需要，只要送我回你的公司牵车就行。”她猛然打断他的话。

范霁廷不置可否地大笑起来。

“你认为我想说什么？请你吃中餐？”他打趣道。

江婕凝面红耳赤，狠狠地瞪着他，实在很想伸手打掉他那得意的笑！她正想开口反驳时，他又说话了。

“好吧！我承认自己的确想请你吃个便饭，不知小姐是否肯赏个光？”他说得有模有样。

“会，我会掌你一个耳光，你要不要？”她伸出手掌在他面前挥着。

范霁廷顿时发出大笑声，抓住她挥动的小手，不理睬她的挣扎，硬是让它挽着自己的手臂。

“喂！你--”“嘘！看好戏吧！”他努努下巴指向前方。

楼房大门此时走出了那位狼狈的中年人，他正沮丧且气愤地跟在自己的老婆后面，他的背后则又跟着喜察，场面显得很滑稽。

目送着车子相继离去，江婕凝有点好奇地看向他。

“你想那个人会怎样？”“就看那个人的老婆怎么决定了。”“男人就是只靠一张嘴巴会说话而已，轻轻松松许下承诺，却没想要完成它。”她像是有感而发。

范霁廷则意味深长地凝望着她。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他期待她的回答，也许.....但是江婕凝却只是瞟他一眼，什么话也不肯多说。

对于她的沉默，范霁廷并没有多大的失望，他早知道她不会这么合作。

但无妨，她跑得越快，他只会追得更紧，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而只要他有信心，那一天的到来将不曾太远

“婕凝，外面有人找你。”江婕凝抬起头。“谁呵？”“是情圣征信社的人。”“征信社派人来了？婕凝，我们有希望了！”翁美玲喜上眉梢，笑得可开心了。

“希望外面那个人真能如你所愿。”江婕凝起身，忍不住泼她冷水。

依她看，事情没这么简单，几天下来她已经受够教训了，那个姓范的，存心拿她当白痴戏耍，三天两头约她出去谈房子的合约，结果生意没谈成，自己倒是被他骗得团团转，一次又一次地上当，一次又一次地陪他一起逛遍市区的每条大街小巷。

好象他老兄时间太多，她就有绝对义务得陪他一起耗光它们似的。

而最最气人的是，无论她的怒火涨得有多高，他老兄就是有办法转开她的注意力，或是逗惹她直到自己忍不住发笑。

所以每一次她好不容易凝聚所有的怒气，想对他发出猛烈攻势时，他又会适时蹦出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来，使得自己被唬得一楞一楞的，然后所有的怒气便在条忽之间消失无踪！

说来说去，像他这种假公济私的伪君子，自己就是去和一只癞蛤蟆交往，

也强过他几百倍。

一直到走进会客室，江婕凝才从冥想中回神，按着她发现坐在会客室里的人，并不是那个连癞蛤蟆都比不上的范霏廷。

顿时一股失望之情随之涌上，但她摇摇头硬是用开它。

他没来自己会失望？哦！不，她不承认这一点。

“江小姐，很贸然过来，希望你不会介意。”高佐智起身走向她。

“听你这么说，今天你并不是来谈房子的事？”她闷闷地问，表情很失望。

高佐智朝她点点头说道：“是的，可以打扰你几分钟的时间吗？”直觉教她想当面回绝这个人的要求，但不知怎地，她发现自己竟然朝他点点头。

然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她和他已经坐在公司对面的餐厅，各自点了杯饮料。

“你想说什么？”“这件事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是我又是霏廷的朋友，我实在是不想看他年纪轻轻，才三十岁就走完这个人生的舞台。”说着高佐智感叹地低下头。

听出他口气中的悲哀，江婕凝轻蹙眉头，真搞不懂眼前这个人到底想表达什么。

什么三十岁就走完人生的舞台？说得这么戏剧化，指的是范霏廷？那个看来永远精神百倍的男人？“你能再说明白一点吗？”“是霏廷，他从小心脏就不好，一直到近几年已经严重到必须要动手术，才有可能痊愈的地步。”

“但是？”她知道他尚未把话说完。

“但是，霏廷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任何人也无法说服他去动这个手术，他的父母没有办法，连亲友们也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冒生命的危险，一天过着一天。”高佐智又是悲哀地长叹口气。

“他不像是生病的人。”她很难相信高佐智口中所说的话，那个姓范的生气蓬勃是人人有目共睹，再怎么看也不像是个需要动手术的病人！但是这人眼中的悲凄又不像是装出来的，再说他也没必要、更没理由骗她。

这么一推敲，范霏廷是当真需要动手术了？“心脏病又不像其它病一样，会时常折磨人，只是怕就怕发作时会当场致命。”“你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做什么？”虽然很纳闷，但她还是开口。

“我把全部希望放在江小姐身上。”“我不懂？”“你不能否认霏廷对你有意思吧？”高佐智直言不讳。

是吗？自从上次他曾提及他要她，被她驳回之后，他好象就打消主意了。对她有意思？她不这么认为。

不过就算是有，她也不会接受。

江婕凝一直没有回答，高佐智于是当她是默认了，他又往下说道：“我们一直认为霏廷之所以不想动手术，是因为他觉得人生中没有什么是他值得留恋的，所以他可以轻轻松松地走完这一遭。”她倒不这么认为，范霏廷看起来不像是对人生已经失望的样子，江婕凝思索着，却选择什么话也不说。

毕竟截至目前为止，她仍然未能明白眼前这个人找上自己的原因。

第一，她不是手术房里那个拿手术刀的医师，自然救不了他的性命。

第二，她也不是范霏廷的什么特别朋友，他没有理由会听她的劝告。

再说，自己该以什么身分去劝他？那么，这个高佐智找她何用？“江小姐，你是整件事的关键人物，你一定得伸出援手。”高佐智又说。“什么意

思？”关键人物？她真是弄不懂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得好象她江婕凝是救世主似的，但她不是，她不过只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女子。

“或许你可以让霏廷对人生充满希望，使他想继续活下去。”高佐智这才发现自己的瞎说能力，是愈来愈高竿了。

她可以让范霏廷对人生充满希望？江婕凝的反应是目瞪口呆，表情全是惊讶。

这还是她长到这么大，头一次听见这么好笑的笑话。

“你在开玩笑！”“不，我不是。霏廷日来笑容满面，开口闭口全是你的名字，动手术的事他好象是全忘了，江小姐，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可能说动他做任何事。”“你不必说服他，你只要让他觉得活在世上很有意思，他便有可能自己去动手术。”“你是不是高估我了？我和范霏廷之间什么也没有，他干嘛会为了我去动手术？这位先生，你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她站了起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干脆走开？她完全不想蹚这一趟浑水，那个姓范的死活也不干她的事。

但是江婕凝心里是这么想，却发现自己的脚根本不想走开。

“我不是异想天开，若不是霏廷现在心系于你，你以为我会找上你吗？如果不是能帮助霏廷，我又何苦走上这一遭？”高佐智口气不悦地。

“你真的认为我可以做到？”见他肯为朋友奔波，她反而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唉！天知道自己真有这本事，她早该投身于护士之中了。

“没有人可以做到，只有你！”没有人可以做到，只有她？江婕凝心中细细咀嚼着这句话。

除了她以外，没有人能做到，这倒是件挑战，如果自己真能说服范霏廷去动手术？除了自己突破挑战之外，救人一命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既然如此，她又何乐而不为？“范霏廷知道你来找我吗？”“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就行，霏廷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认为你是为了救他一命才会接近他的。”“我是为了救他一命，没错啊！”“但是教他知道他肯定会更心灰意冷。”“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是为了喜欢他才接近他，被他一知情，他会更不想活下去？”说完，她毫不淑女地趴在桌上大笑起来。

那个范霏廷会因此就心灰意冷？打死她她都不相信！

别说他心灰意冷了，有可能他一知情后还会像只暴躁的大熊，见人就咆哮呢！

“正是这样没错。”高佐智没想到才短短几天，眼前这位女孩就如此了解霏廷。

但就算是这样，他还是必须睁眼说瞎话下去，为了方便让范霏廷继续调查此女究竟是不是多年前的小婕，他想了三天才想出来的方法，绝对不能失败而返。

“你是说真的？”虽说她不是很了解范霏廷的真正为人，但是那个人会因一桩小事就灰心？她还是不怎么相信。

“是，我是说真的，所以江小姐你必须小心避开动手术的话题，尤其是在霏廷面前，他一向特别敏感。”高佐智早把可能发生的疑点，都事先想好了答案。

“你要我欺骗他？”她其实一点也不吃惊。

“没错，这是唯一的方法。”“我要是能有你一半的信心就好了。”“你有的，江小姐。”“我不明白你干嘛找上我，我又不了解范霏廷！”她喟然地长叹了口气，觉得自己仿佛陷进了一个回不了头的困境里。

而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对了。

挽救一个人的性命，的确是一件绝对需要做的好事，但是对于高佐智的说辞，江婕凝总觉得这之间疑点甚多。

但要她说出疑点，她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隐约感到有些儿不对劲就是了。

“江小姐，我不想一直重复只有你可以这句话，如果说了这么多，你还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只是以后我会将你看成是一个见死不救的女人。”“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唬我？”她决定问明白。万一他真的骗她，自己就真是个大笨蛋了！

“你不相信我？很好，那我们去找霏廷当面印证我的话。”高佐智说着站起来。

“找范霏廷印证？”她讶然道。

他疯了吗？找范霏廷印证，不就表示……万一事情真是如此，他的心脏承受得了吗？“没错，找他证实我的话，不过如果他因此而心脏病发，这罪过……”高佐智看穿了她的担忧。

“算了，我相信就是。我也会尽全力帮助他。”“真的？”看见她点头，高佐智高兴地重新坐下，抓住她的手，感动万分地看向她。

“我就知道你是个很有同情心的女孩，真是太谢谢你了！”同情心？江婕凝心中想，真是同情心使自己同意蹚这浑水？不尽然吧！？她只知道自己不能眼睁睁地见死不救，不管那个姓范的是多么令人讨厌，自己就是不希望他就此死掉。当然，究竟该如何让他有求生的念头，对她而言无非是一大挑战了，而她这个人就是喜欢挑战。

在一旁一直静静将她的反应收进眼里的高佐智，这时悄悄掀起嘴角边的笑意，他知道自己的方法奏效了。

第五章

望着泪流满面的女孩，何宇伦头一次这么感谢上天赐给他的恩典，竟然又让他碰见近日来让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孩。

虽然只在几天前见过她一面，但她的容貌却令他怎么也忘不了。

而今天一见，他赫然发现她依然是那么美丽，不过，就算她再怎么美丽，也是别人家的老婆，何宇伦在心中如此警告自己。

宫燕琪抽抽噎噎地辍泣着，心急得不得了，偏偏站在眼前的这个男人，就只顾着两只眼睛死盯着自己，却什么话也不说。

如果这个忙他不肯帮，他直说不就好了，干嘛一直看着她，话也不说？就算没看过女孩子哭泣，也不是这种看法。

“你你到底决定怎样？”她忍不住朝他大吼，一面看看四周，已经开始找下一个目标。

如果他不肯伸出援手，她找别人便是。

“决定怎样？你有说什么吗？”何宇伦显然比她更纳闷，平白无故在路上撞见她，她也没说话，一个劲地就是开始哭泣，使得他想安慰她也非，要走开又舍不得。

她什么都没说吗？宫燕琪一愣，自己当真是急昏头了，竟然会在这个人面前丢这么大的脸？恐怕她真是被小伟的事急坏了！

“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只是……”她急忙地挥手想解释。

“别急，冷静下来，顺便把眼泪擦一擦，到我车里坐一下，我们再谈，如何？”他的视线没有稍离她的脸。

宫燕琪点着头，和他一起来到车边；何宇伦打开车门让她入座，然后再绕过车前坐进自己的驾驶位上。

“好了，现在你可以说是什么事让你哭成这样了。”他侧着身子问。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什么忙？”“做我的丈夫。”何宇伦闻言差点没被口水噎住呼吸道！做她的丈夫？虽说他对她第一眼印象不错，但是，做她的丈夫！？这步调未免快了些！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的小孩被一个莫名奇妙的男人带走，我必须要有个丈夫才行。”若不是他是自己唯一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她不会想到要找上他。

但除了他，她想不出任何和她有干系的男人。

“你说你的小孩被人带走？走，我陪你上警察局！”说着何宇伦发动引擎。

她急忙抓住他的手臂慌道：“不要这么费事，只要假装是我的丈夫，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如果你不想帮忙也行，我只是求你好心帮帮我！”她急得都快哭出来。

事实上，她已经哭了，何宇伦深叹口气，递上面纸。

“别哭了，我可以帮你。”他想，自己恐怕是拒绝不了了！

“真的？”她抬起梨花带泪的脸。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这……”她吞吐了好半天。

“我想我有权利知道一些吧？”“一个男人带走了我的孩子，他以为小伟是他的儿子，所以带走了他。”“但是？”“但是小伟是我的，他是我的！”“孩子的爸爸呢？”何宇伦被搞糊涂了。

“死了，被车撞死了！”宫燕琪眼皮眨也不眨，为了夺回小伟，她什么话都可以说。

而且那个抛下姊姊的人本来就该下地狱，他不该在抛下姊姊后，又回来抢走小伟。

何宇伦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细捆地评量这话的真实性。

“然后一个男人莫名奇妙的出现，说他是小伟的爸爸，又趁找不注意时带走了他。”“所以你是要我扮成你的丈夫，上门要人？”“没错，我只是一个女人家，对方就一口咬定孩子不是我的，我告诉他孩子的爸爸出差，他不信。”“这种事最好报警。”“我说不要，你不想帮忙就算了，不需要帮我出主意！”她生气地伸手抹掉泪水，忿然道。

“你确定那人不是你丈夫？或者是你丈夫的亲人？”何宇伦问。

这下宫燕琪可用尖叫来表示她的愤怒了。

“不是！我说不是，我丈夫死了，他死了！更没有什么亲人会来和我抢

儿子，你以为我真荒唐到连丈夫的亲人都不认识？你可不可以问些比较聪明的问题？”她火冒三丈地朝他大呼小叫。

“我明白了。”“你明白了最好。”她可没剩余的力气再吼下去，尤其是要编一些谎话也是挺累人的。

“这么说只要教那个人知道你有丈夫，儿子自然是你和丈夫所生下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在说废话，先生！”怎么会有这种男人？她实在不明白。

“而那个丈夫就是我？”何宇伦开始有点志得意满，表情像是偷了腥的猫儿。

“如果你肯帮忙，你就是我的冒牌丈夫。”宫燕琪见此状，心中忍不住嘀咕道：男人，真搞不懂他们！

“我很乐意帮你这个忙。”他笑说，心中高兴不已。原来她没有丈夫！今天真是他何宇伦出门的好日子，一出门就撞见好事。

“你真好，谢谢你！”想到姊姊又可以重新要回小伟，宫燕琪忍不住又掉下眼泪。

“你不会连这一句谢谢，也自哭个不停吧？”何宇伦真怕自己的车子淹水，他会淹死在里头。

“我只是高兴终于有人肯帮我了。”她勉强露出一抹笑容。

“之前你向几个人求助过？”他不禁好奇道。

“没有，你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人，事实上，我没别的男性朋友，所以--”“那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第一个男性朋友。”何宇伦展露出一抹魅力十足的笑容。

宫燕琪霎时俊了眼，心跳不规则地跳动着，只能笑着回望他。

虽然心中很是抱歉，一直没将实话告诉他，不管最后他会做何反应，她知道自己已经认定这个人是她第一个男性朋友。

只是希望真相一旦大白；他能原谅自己一时不得已的欺骗，宫燕琪心中如此企盼着。

江婕凝的眼光这时一直落至端坐在她面前，一副容光焕发、气宇轩昂的范霁廷身上。

如此有生命力的男人，会是个心脏病患者？她就是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像是个生病的人。

对于她一直将眼光密切地放在自己身上，范霁廷注意到了，而他感到非常奇怪。

一向对他不苟言笑、若即若离的她，今天怎么反常地特别注意他？有问题！可惜他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怎么？你好不容易约我出来，就只是想这样一直看着我？”他不禁好笑道。

江婕凝这才慢慢回过神来，心想她要是再这样看下去，早晚会教他看出个不对劲来。

她想自己还是做她的江婕凝，别费事想学王美黛以媚功说动他了。

要用媚功还是请王美黛来就好，她想都不敢想自己会用这招。但是，不知怎地，她就是想试试。

“没事，只是今天才觉得你长得还算是个美男子。”哇！这种话别说是他，

连她自个听了都浑身不舒服，千万别在这时候吐了他一身都是才好。

果然范霏廷一闻言，身子差点跌落地上，摔个四脚朝天。

遂地，他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她突然发窘的脸，好是专注，好象想从她脸上看出个端倪来。

“你急着想要得到那份契约，是不？”这是唯一可以解释她会突然改变的理由。

“什么？”她不解。

“你啊！你这么急于奉承我，是不是上头催得很急？”他笑了笑。

“你知道就好。范先生，你想继续和我虚与委蛇多久？”不想多作解释，江婕凝乐于顺手推舟。

“叫我霏廷！那份契约过几天我请人过去办妥。”“这不曾又是在耍我吧？范……霏廷？”她小心翼翼地提防道。

他噗哧笑出声，徐缓地摇摇头。

“放心，本人一向遵守承诺！”她冷哼一句，又是承诺！他老兄倒是喜欢开口闭口都是承诺嘛！

一个不肯和病魔挑战的人，是不可以跟人家谈承诺的，他难道不明白。

“是这样就好了。”她希望这次他别再耍她，否则自己才不管他是死是活呢！

“那么问题解决了，我可否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行，你开口吧！”“如果我说我喜欢你，你会有何反应？”他口气像是在说笑，但是表情看起来特别认真。

你不能否认沾廷对你有意思吧？这是两天前那个高佐智说的话，他还说范霏廷心系于她，她本来不肯相信，而且觉得很荒唐。

像范霏廷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对再平凡不过的自己有意思呢？但是，现在他竟然说出他喜欢她！？喜欢她这个向来只会对他凶巴巴、一副他是讨债鬼的女孩？事情真是邪门透顶了！

一个被她撞凹车子的男人，说喜欢她？江婕凝觉得自己快疯了，因为她赫然发现自己整个脑子，不能想别的，就仅仅回荡着他喜欢她这几个大字。

你不必说服他，你只要让他觉得活在世上很有意思，他便有可能自己去动手术。

除了你，没有人可以做到。

突然又想起高佐智的话，脑海中又不停重复着他喜欢她的那些字眼，江婕凝顿时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

是的，他喜欢她，正好可以让她进行说服他动手术的任务，这真是太好了！

“婕凝？”范霏廷心中有更多疑问，但他不想说出来，静观其变吧！地想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法。

“你喜欢我？”“没错！”他回答得很干脆。

“那好，我决定做你的女朋友，你意下如何？”她甜甜地笑说。

范霏廷表情不变，心中却暗自思忖道：看来事情绝对不简单，事情会演变至此，实在是教他大为吃惊。

她会这么主动说要做自己的女朋友，就表示事情另有蹊跷。

否则她讨厌自己已到咬牙切齿的地步了，怎可能肯做他的女朋友？但是从她甜蜜的笑脸中，他竟然看不出她心里在打着什么算盘。

好吧！既然瞧不出个究竟来，自己不妨将计就计，欢欢喜喜地接受她了。

“好极了，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会的，一有机会他会探出她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当然，在这之前他会先探出她到底是不是十七年前的心婕。

“我也是。”江捷凝说。

但她心里想的则是：一有机会，她绝对要说服他去动手术。

说服若还行不通，用绑的也行，反正不管怎样，她就是不会再放任他看轻生命，等着瞧吧！

“你是说你又要去办事了？”坐在范霁廷的车里，她忍不住兴致浓浓的开口道。

“对！有没有兴趣跟我一道去？”他侧头看她。

“好啊！”她拚命点头，表情比他还兴奋。

见她这模样，范霁廷忍俊不住笑了起来，浑厚的笑声听来十分舒服。

“那么咱们就走吧！”他说着发动引擎。

“等一下，你要办的事会不曾很激烈？”她忍不住担心起他。

他的痛禁得起刺激吗？“激烈？你是指上次你看见的那种镜头？”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他一说完，江婕凝随即脸红。

“才不是，你是想到哪去了！”她斥责道，脸上的红潮未褪，形成一副绝美的画面。

“不然你口中的激烈二字，所指何事？”“呃……呃……”想到不能将真相告诉他，她不禁吞吐了好久。

“说不出来了，是不？你已经成年了，脑子里有那些念头，是理所当然的，你不必羞于承认它们。”“范霁廷，你要不要脸！竟然对我说这种话！你太可恶了！”她气急败坏地大叫。

他的反应是爆出大笑声，然后抓着她挥过来的拳头，轻松一带，她整个身子躺在他的胸膛上。

“放手！”他竟然敢对才交往不久的她说出这种话，真是色胆包天，她绝不轻易饶过他。

什么病人嘛！他取笑她的样子哪像个病人？范霁廷没有听从她的命令放开她的手，反而收紧手臂，迫使她更靠近自己。

江婕凝来不及逃跑，更来不及转开头，就已被他另一手攫住了下颚，然后她感觉到他的唇覆盖在她唇上……不，她等于是眼睁睁看着他吻上自己。

她羞赧地红了脸，一抹红晕飞快地染上她的面颊，按着，毫无预警的，她感觉到他的舌尖钻了进来，她想要叫，但是她所能发出的声音，只有含糊不清的呻吟声。

她想要抗拒，但是一股强大的电流，通过她全身，浑身酥麻的感受，令她动弹不得。

她甚至可以感觉到他呼出来的热气拂上她的颊，使她有点意乱情迷。

到底是何人发明了接吻这玩意见？忍不住诱惑，她仰起小脸更靠近他，然后她听见他倒抽一口气的声音，手臂更是抱紧她。

大约过了有一世纪那么久的时间，她才试图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因为她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当她死命挣扎时，范霏廷这才松开对她香唇的纠缠，额头抵在她头上，喘息不已。

像是突然想到似的，江婕凝急急问他：“你没事吧？”她想知道的是他的心脏没问题吧？看他急喘的样子，好象很难过，现在她相信他真的是一个病人了。

才一个热吻就……江捷凝一想到这，就忍不住替他惋惜，而现在她更加下定决心要说服他去动手术。

就算必须使他爱上她，他才肯去动手术，地也在所不辞。

“你说什么？”范霏廷有点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我……是说你感觉还好吧？”她指的当然是他的心脏。

但是范霏廷却爆出笑声，笑得不能抑止。他以为她该会先赏自己一巴掌的，怎么她会先关心自己的感觉？她就是这么奇特，难怪自己对她愈来愈难以抗拒。

“笑什么？我是跟你说真的！”“是，我感觉很好。”“真的？没骗我？”她这才松下一口气，心想：没事就好。

“当然，吻你的感觉特别好！”她想听，他就算说上一百次也无妨。

江婕凝杏眼圆瞪，什么跟什么啊？自己哪里是在问他这个？“喂！我不是——”条地，她飞快地停住嘴，当下明白自己差点泄漏秘密。

“嗯？”“没什么，只是下次你不准再这样偷袭我！”她明白现在说这些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

但是，有说总比没开口的好。

范霏廷只是嘻嘻哈哈笑了起来，就说她很奇特吧！处理事情，她竟然是倒着来的！

狠狠地怒视了他一眼，江婕凝转开头去，倘若不是掌掴一个病人有失她的人格，这会儿她早一巴掌挥过去了，哪容得了他得了便宜还卖乖！

可恶！什么病人嘛！

“婕凝！外找。”外头传来叫喊。

江婕凝抬起头，纳闷地轻蹙眉头，除了范霏廷以外，有谁会在工作时间找她？她怀着疑问来到了会客室，看见来人时，她吃惊地走上前。

“何大哥，你怎么曾往这时候来找我？我还以为是——”“是那位近日来老是把你藏起来，让我找不到你的神秘男子吗？”何宇伦笑说，一把将她拉下，往他旁边位子坐下。

“何大哥，你在说什么！什么神秘男子！”她脸一红，伸出手推何宇伦的肩头。

“害躁了？”何宇伦头一偏，促狭道。

“何大哥！”她慎怪道。

“好，不笑你，说说你的近况吧！是不是真交上了什么男朋友？不然怎么好几天都找不到你的人！？所以找只好上公司找你了？在忙什么？”“没有在忙什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罢了。”她耸肩回答。“可不是你所说的什

么交上男朋友那回事。”“当真如此？”“何大哥，你喜欢找我碴是不？当心我以拳头伺候你！”她作势举起拳头。

何宇伦连忙举起手，求饶似的哄道：“行，行，我不说便是！”“算你聪明。”她果然满意地咧嘴而笑，往下说道：“何大哥，你急着找我，有事吗？”“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知道你近来可好，然后小廷的消息有没有着落。”“你看我这个样子会不好吗？何大哥。”她甜甜笑道，几天没见，何大哥还是最关心她。

“那小廷的事？”“没有耶！这件事我不轻易向人提起，知道的人不多，当然更难查起，尤其是又经过这么多年了。”“知道这事困难就好，你也可以开始学着淡忘它。”“何大哥！”“好，知道你固执，不说这个了。你帮我想送女孩子礼物该送什么好？”“送女孩子礼物？何大哥！”江婕凝大叫地跳起来。

“小声点？”他这才发现原来她的嗓门大得惊人。

“哇[口塞]！原来那个偷偷交女朋友的人，就是你啊！何大哥！”她调侃道。

“婕凝！”何宇伦咬紧牙挤出声音叫。

“好嘛！她是谁？”“她是谁你又不认识，快说送什么好。”他催道。

江婕凝伸伸舌头，转动着眼珠子，一面踱着方步，嘴巴喃喃着：“送什么好呢？何大哥，这要看对方是什么人，我才好下决定嘛！”他就知道！何宇伦心中叫道。

“服了你。她是个有孩子的人，是个寡妇，答案你可满意了？”“何大哥，你怎么会喜欢上有孩子的女人？你才二十七岁就要当现成爸爸啊？”“婕凝，现在是谁在找谁的碴了？”“何大哥，人家是关心你，换作是别人--”“你早不用他了，是不？这话你说过不止一次了，现在把你的主意提出来，其它别提！”“何大哥--”“婕凝，我好不容易找你帮个小忙，你要拒绝我？”何宇伦有些伤心地看着她，“我不是，你弄错我的意思了！”她忿忿道，气得在地板上猛跺脚。

见她火气当头的模样，何宇伦动容地抓住她的肩膀，轻哄道：“抱歉！我是急了点，不怪我吧？”“会怪你早把你一脚踢出门外了！”她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是，是，你最善解人意了！”“少灌我迷汤，这套没用，改天不妨带那位神秘女子让我瞧瞧，如何？”她一副这是条件交换的表情看着他。

“这是一定的。”他无可奈何地点头答允。

其实，就这一点他比她还不确定呢！毕竟他和宫燕琪之间，根本也没有什么。

但是，那是指现在，以后可就不一定了，对此，何宇伦可说是自信满满。

“一言为定了，何大哥。”“是，那么现在你可以开尊口了没？”“其实送什么还不简单，只要送她小孩子用的用品，不就行了？”她说得倒轻松。

“婕凝，你有没有认真想啊？”“有啊！怎么没有！何大哥，你不懂，送她小孩用品总比送花、送链子的好，毕竟你不是只爱她的人，你可是必须连小孩也要一起爱耶！让她明白你会接受她的孩子，不是更好？”她分析道。

何宇伦闻言马上赞同地点着头，一面惊道：“有道理！婕凝，没想到小小年纪的你，已经有这种了不起的见解。”“什么小小年纪！何大哥，看清楚，我已经是成年了！”她不服气地大叫。

“算我说错话，下次我请你吃饭。”“真的？不准食言，听到没？”“不会食言，你大可准备饱餐一顿，贪吃鬼！”何宇伦笑着拧着她红通通的脸颊。

她轻声抗议，挣扎地跳离他的攻击。

“那我走了。”挥挥手，何宇伦往会客室门口走。

“等一下！何大哥。”她突然叫住他。

何宇伦于是停下脚步，回头看她。

“还有什么事？”“万一那个女人不领情，你要怎么办？”她想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虽说何大哥长得相当有看头，堪称是帅哥一个，但是女孩子的眼光，本来就没什么准的，万一……哇！她不敢再往下想。

何宇伦当下一楞，然后他笑了，那表情说明了他是非常有信心的。“婕凝，放心好了，她一定得领我的情。”这是什么回答？这般自大？“我不懂。”“你不必懂这些，婕凝，你只要知道有你何大哥出马，没有什么事是行不通的。”“当心你太自信，将来会栽大跟头。”何宇伦的反应是向她挥挥手，然后走出会客室。江婕凝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离开。

男人都是一样，经常话说出口，就不负责了，就连何大哥也不例外。

前些天才说没看着她顺利嫁掉，他就不会想要成家，现在呢？别说成家，连孩子都有现成了呢！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男人的话信不得啊！

第六章

“快跑！”范霏廷惊觉自己的行踪似乎已被他跟踪的人发现，立即匆忙回头一阵低喊，并回过身往后跑。

今天跟踪的人依然是婚外情的主角，为了不让对方起疑心，这时撤退是必要的。

他的吆喝声传来，使得江婕凝连点考虑的时间都没有，拔腿就跑，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她立即转回头，已经向她这头奔来的范霏廷跑去。

“你在干什么？快跑啊！”他一把拉着已站在他面前的她，想拉着她一起跑。

但她非但不跑，还使出全身最大的力量，一个劲地将他推向墙边。对于如何逃脱被跟踪人的注意，她有更好的主意。

因为没料到她会突然冒出此举来，范霏廷冷不防地被她一个蛮劲推靠在坚硬的墙上。

“嘿！别闹了。”他低喊，一个低头正好迎上她踮起脚尖送上来的亲吻。

来不及思索，当然更别提推开她了，就算这时候有人拿枪逼着他，也不能阻止他去接受她的亲吻。

于是他环住她自动贴上来的身子，他比她更热烈地投入这个吻中。

好半晌，那个被他们跟踪的人，总算从他们身旁跑过，轻易地被江婕凝的障眼法骗过。

听见脚步声走远，江婕凝挣扎地从他炽热的吻中离开，一张娇嫩的芳唇被吻得又红又肿，一眼望去便知道她被吻得有多透彻。

她喘着气，一面离开他的拥抱，眼睛则带着责怪意味看着他。

只不过是担心他会因跑步而引发心脏病，才替他想出这个障眼法，怎料他竟会这么配合她的献吻？害得她现在心跳跳得极快，颇有心脏病发的倾向，可别告诉她，才不过和他吻个一、两回，自己就被传染心脏病了呢！

那样多不划算！

“你还好吧？”这会儿她还是只关心他的病情，再怎样她也不想成为那个看着他病发的目击者。

“你是指什么？”他挑高眉毛，这次她不会又要像上次一样，关心他的感觉了吧？看着她明显带着担心的眼神，他觉得事情绝对不这么单纯。

“你啊！你会不会觉得头昏、呼吸不过来的感觉？有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好替你叫救护车。”“替我叫什么？”他一定是听错了。

救护车？不会吧？“救护车呀！霏廷，你千万别逞强，让我帮你。”她抓住他的手，一脸真挚的关注音。

范霏廷倒真希望自己能像她说的那样，看他如此真挚，教他着实不想泼她冷水。

“婕凝，我不是病人，你怎么会一副我急需急救的样子？怎么回事？”他有点想笑，但却必须忍耐下来。

眨眨眼睛，江婕凝故意露出不知所云的表情，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我不知道，大概是你的样子让我这么以为吧！”“你是说看起来像个病人？”他咆哮，按着半信半疑地摸着自己的脸。

见他如此在意她的话，反倒教江婕凝当真不知是该点醒他，还是继续和他装蒜下去。

天知道如果她开口说出事实，他会不会先被她气死？再者，一旦说出真相，她往后要怎么开导他？想想她还是作罢算了。

“我只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他不怎么相信她的话，但是若说他像个病人，那更是一大谎言。

那么，她究竟在玩什么把戏？“唉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爱追根究底，我是女孩子耶，当然有女孩子的矜持！”这跟他看起来像病人，有何相干之处吗？“没错！就是女孩子的矜持，我为了帮你躲开被监视的人的注意力，特别向你献吻，你不说声谢谢也就算了，竟然连我为了要掩饰自己羞赫情绪的话词，你也要追问个一清二楚，你是白痴啊！”她气呼呼地。爆炸了，就是还找不到话来搪塞。

“你……不是说真的吧？”高佐智总算勉强找出话。

他的话却惹来范霏廷的一记白眼。

“你以为我喜欢说自己像个病人吗？有哪个病人像我这样充满生气来着？真搞不懂她心里在想什么！”他最后懊恼地叹口气。

“我也这么觉得，如果你这样叫病人，那么所有的病人都必须向你看齐了。”高佐智为自己的话噗哧笑了起来。

但是范霏廷脸上却没有任何笑意。

“我倒觉得一定是有人在她脑子里灌输了什么。”当他在说这句话时，他是随口说说的。

但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多么接近事实！

而高佐智的心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好是紧张。

“怎么会呢？谁会这么无聊？”“是啊！谁会这么无聊？”范霏廷一双眼

睛直视着他的朋友。

高佐智一颗心几乎就要从喉咙吐出来，但他努力镇定下来，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在此时此刻露出马脚来，否则不但是前功尽弃，就连他的一条小命恐怕也保不住了。

“对了。”目前还是转移话题较为保险。“这些天下来，有没有一站眉目了？”“你指的是什么？”“那个小婕的事啊？怎么才几天的光景，你忘了不成？”高佐智大为吃惊。

不会吧？一个江婕凝就使得他忘却儿时的承诺？“你为什么比我还关心这件事？”范霁廷有点纳闷地瞟他一眼。

“因为我是你的事业伙伴，这理由足够了没？”“去！老实告诉你，这几天我忙着……倒是差点忘了这件事的存在。”“忙着什么？忙着吻她，是不是？”高佐智实在是太了解他了，就连他未说出的话，他一看表情就能猜出端倪来。

没有承认，也没有急着否认，范霁廷倒是说什么也没说，这小子爱想就教他去想破脑袋吧！

“那么是真的是不？哇[口赛]！这下我真要忍不住担心，万一那个货真价实的小婕前来找你，你拿什么跟人家交代？”范霁廷一愣！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直觉看来，他已经认定那江婕凝便是小婕。

高佐智的话……的确，若真有这么一天，那才真教人伤透脑筋。

“我说的没错吧？”高佐智沾沾自喜着自己的聪明。

“要是真是如此，我会第一个宰了你！”他威胁。

高佐智的反应是目瞪口呆，怎么这也干他的事了？“所以，从现在起你最好每天祈祷不会有另外一个小婕出现。”祈祷？“等一下，我干嘛要背下这个责任？”“如你先前所言，你是我的事业伙伴嘛！”开怀大笑后，范霁廷走出办公室。

而身后的高佐智颇有交友不慎的感受。

何宇伦对于眼前的女子，是有点心动、有点疼惜的，他知道这份感觉会一直跟着他。

不理睬这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的眼神--毕竟，几天下来，他除了看她之外，还是只会把目光放在她身上--宫燕琪伸手拉拉他的衣襟。

“何……宇伦，你一定要帮我要回小伟，待会儿你千万别露出马脚。”何宇伦对她自信地微笑，然后拍拍她的手安抚道：“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不会在这里，你尽管放松心情，像你这样紧绷着身子，反而会教对方一眼即看出破绽，放心，一切有我。”“我好担心，我不能没有小伟，没有他，我……会死！”她刻意省去姊姊二字。

“你不会失去他，相信我！”他所能做的就是将小伟带到她的面前。也许这样就能制止她不停往上冒的泪水了。

“嗯！”她也只能把希望放在这人身上。

不知怎地，虽然只是见过他几次面，他却教人感到信任。而这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

尤其是经过姊姊被抛弃一事之后，她对男人就更加无法信任了。

但是，这人不同！他不只给人一种安全感，而且还给她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那种感觉像是可以让人想对他托付终身，而且一辈子不后悔。

一辈子不后悔？她这是想到哪里去了？一意识到自己的思绪，宫燕琪吓得马上打住，连眼睛也不敢再直视他。

万一教他看出自己心中的想法，那就糟了。他只不过是可怜自己，才同意帮助她，她不该为了他一个善举就始存着幻想。

难道姊姊的前车之鉴，还不够教她做为警惕吗？“在想什么？”何宇伦打断她的冥想。“准备好了没？我们要进去了。”“好了。”“记住，进去以后，无论我说什么、或做什么，你都必须完全配合，知道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很好”说着他伸手按下门铃。

宫燕琪开始抓紧他的手臂，将身子倾向他，何宇伦低头对她微笑，那笑容使得她不由自主地也露出一抹笑容。

不久大门被打开，里面走出了一位身穿深蓝色西服的男人，他在看见宫燕琪时，表情一变，身子一僵，口气很是不好地劈头便吼：“你又来干什么？儿子不是你的，你以为找个打手来，我就会把儿子交给你吗？”“小伟在哪？”她不理睬他的吼叫，只管小伟有没有受到伤害。

“他在屋里。”男人想也没想便回答，然后像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一个退后就想将大门关上。

但何宇伦快他一步挡住大门，宫燕琪趁此时机奔向屋里。

孙国隆想转身追上，却被何宇伦按住了肩膀，气愤的孙国隆耙过头发，恼道：“我承认当初不该抛下她们母子，远走他乡，我恨后悔，但是我再怎么不对，他还是我的儿子，先生，不管你是谁，请你不要插手管这件事！”“我不知道这件事跟我儿子小伟有什么干系，你想要找回儿子，行！但请你先确定一下再行动，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带走别人的孩子，这种行为简直就是绑架。”何宇伦面色不改，继续往下说：“除非你想要吃上官司，否则我劝你打消动我儿子的念头。”“你口口声声说他是你儿子，证据呢？”孙国隆甩开他的手，忿然道。

“证据？你是要结婚证书，还是小孩的出生证明？”何宇伦比他更冷静。

为了夺回孩子，他是一丁点错都不能犯，虽然他看得出来眼前这位男人似乎并未说谎，但是在这一谜团尚未清楚之前，何宇伦决定先把自己答应宫燕琪的事做好，至于孩子究竟是谁的，他自会找时间查出来。

一想到宫燕琪有可能是此人口中的那对母子，一阵刺人的嫉妒，也或许是愤怒，向他迎面袭来，但何宇伦硬是将它们压抑下来。

“如果你能提出证明，那是再好不过了。”孙国隆存心刁难，仿佛已看出他的伪装似的。

“倘若我能拿出证明，你会死了这条心，不会再来纠缠我儿子吧？”他挑眉问。孙国隆热烈地点头。在她心里早认定何宇伦绝对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来。

“没错，我会死心，但是，先生，这件事我是请人帮我调查得一清二楚，小伟是我儿子的事实，你们就是想赖也赖不掉。”何宇伦心里暗暗吃惊，但他的表情却是再平静不过，他以沉稳的口气道：“很好，那么我会把全部证据送到你面前。”说着他点头示意宫燕琪抱着孩子过来。

“等一下！小伟不能让你们带走！”孙国隆伸手要捉住宫燕琪，但被她闪

过。

“公平一点，先生，等到他真是你儿子，再来要人也不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我亲自努力制造，也是我亲手由医生手中接过的孩子，这么说你懂？”他说得是正经八百，有模有样，那表情真像极了是一个骄傲的父亲。

宫燕琪经他这么一说，整张脸不由自主地胀红，羞赧的红晕使她更不像是个已经当妈妈的女人。

“我不信！征信社的人不会出纰漏，他们告诉我--”“原来只凭他们的片面之辞，你就贸然上门带走我的孩子，看来我好象对你太客气了。”“这不是片面之辞，情圣征信社的人连报告都写得清清楚楚，小伟的确是我的孩子--”“住口！他不是，他不是！”宫燕琪猛地打断他未说完的话。

“现在争辩也没用，燕琪，走吧！我会拿出他要的证据，届时他自明白自错误。”拥着她及孩子，何宇伦转过身。

“我等着你！先生。”孙国隆在后头吼着。

因为一见面就对彼此不顺眼，新以这两人连自我介绍也给省了下来。但事情还没真正结束，他们三人都知道这一点。

“你干嘛对他那么客气？”在车上，宫燕琪气不过地问道。

“孩子是他的，是不是？”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而肯定地开口。

宫燕琪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他看出来，是吗？她早该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小伟的脸蛋虽是一张尚未成熟的脸，但已经有那个负心汉的大约轮廓了。

“犯不着再瞒我，你这样教我怎么帮你？”何宇伦不理睬自己心头上正在冒火，他只是就事论事地说。

“你--还肯帮我？”她吃惊地抬起头，结巴道。

这么说来孩子真是那个人的！何宇伦想着，火气燃烧的更旺。

可恶！先前她说的全是谎话。

原来那个人不是死了--这时候他还真希望他死了呢！原来只是她在骗他，可恶！

“宇伦？”她有些担心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看她差点忍不住冲动地想告诉他全部的真相。

他在责怪她，责怪她说谎，她知道他肯定是在怪罪她不该找上他。

“我会帮你，但我要知道全部，全部！你听到了没有？”他知道自己这么大的声量，一定会吓到她，但是他已经管不了这些。

见他如此气愤，宫燕琪当下明白自己说什么也不能把姊姊招供出来。

姐姐受够了一切，她必须尽一切力量保护她。而有关那负心汉的任何事，都不能冒险让她得知一、二。

所有的事她宫燕琪愿意替姊姊扛下来。

“怎么？你不打算说？”“没错，小伟是他的孩子，但是那也是我辛苦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小伟该是我的。”“这么说来，是他抛弃了你们母子？”他要揍扁他，那个混蛋！

“对，你笑我吧！我不在乎。”她吸吸鼻子，红着眼睛说道，这时候她已

无法把实话告诉他。“我不会笑你，错的不是你，你应该早告诉我，那么刚才找也好先替你揍他一顿。”“宇伦，你不会生气吗？”“气什么？”他假装不知所以然地纳闷道。“气我将这种事瞒着你，气我没有说实话。”她说着，低下头。“我明白你是怕我知道真相会不帮你，放心！我这人向来宽宏大量，就算生气也气不久。”他笑了笑，把自己刚才才对人家大吼大叫的事给忘了。希望到最后他还能对自己宽宏大量，宫燕琪企盼地想着。

“谢谢你！宇伦，我几乎不认识你，可是你竟然对我这么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停！别说一些肉麻话了，说好我是你第一个男性朋友了，我当然必须努力让你对我这个朋友永生难忘，是不是？”他笑。宫燕琪点点头，掉下眼泪来。是的，她这一辈子都会记住他这个好人。不管将来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欺骗他，而不再当她的朋友，她都不会忘记他，忘记这个第一个让她想永远信任的男人。“怎么说着说着就哭了？燕琪？是不是又在担心小伟的事？”说不出心里真正的感情，宫燕琪只是盈着泪，拚命地点头。

控制不住对她的心疼，何宇伦伸长手臂，绕过她的颈后，继而揽住她的肩膀，轻轻拥着她靠近自己。

“别哭！我以为我那个婕凝妹妹已经够爱哭了，没想到你比她更会哭，孩子的事你不用担心。快别哭了，你看孩子都快被你吵醒了。”这一招比什么都有效，只见她飞快地抹去泪水，抽泣声也跟着停下来。

看了依然还在睡梦中的小伟一眼，宫燕琪明白自己上当时，她噗哧一声笑了起来，然后斜睨了他一眼。

“原来你也会唬人啊！”“不然怎么教你停住泪水？”他笑得倒是颇为得意。

“对了，你说你妹妹也像我这么爱哭？”她不禁好奇道。

“没错，很难得你会承认自己是个爱哭鬼。”他捉弄她。

她不是十分认真地瞪了他一眼，惹得他是咧嘴笑得不能抑止。

“宇伦，他所说的征信社，该怎么解决？”宫燕琪突然想起此事。

“我会有办法，你不要再操心这件事，目前最要紧的是把孩子看好，怎样？要不要换个地方住？我想既然那混蛋已经知道你的住处，你要不要考虑找别的地方？”“可是现在叫我上哪儿找房子？”她不想麻烦别人。

“我有个地方你可以考处。”地想他没想地就说。

“是哪里？”“婕凝她家。”“婕凝？婕凝？”“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婕凝是叫做江婕凝吗？”“你认识她？”“你就是婕凝口中的那位何大哥？”宫燕琪比他更诧异！

从前老是听婕凝描述她的何大哥有多好，没想到就是何宇伦！

天啊！这么巧的事怎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你知道我？”他很好奇婕凝是怎么向别人提起他来着。

“婕凝常提起你，那时我就好羡慕她，有个大哥好疼她。”“是吗？”这倒不是他所想要的答案了。

疼婕凝是一回事，而宫燕琪？这个教他心仪的女孩--不，他可不准备拿她当个妹妹疼，等这件事情一过，他打算向她表明心意的。

“是的，当时我的确是这么想，但现在--”她不好意思地停住。

“现在怎样？”他升起一道希望看她。

宫燕琪只是羞怯地对他一笑，抬起头在他脸颊上献上一吻，按着像是讶异自己的行为似的，红着脸，径自打开车门，抱着小伟踏出车外。

好半晌，何宇伦才从恍惚中回过神，这一回神他马上探出车窗外对着已走远的她呼喊。

“对于搬家的事？你怎么决定？”“等下次见面时，再告诉你。”朝他挥挥手，她笑着离去。

目送她一直到她安全地走进家门，何宇伦才一脸憨笑着伸手抚过自己的脸颊。

终于！终于有所收获了，真好！

一面愉悦的微笑，何宇伦一面将车子驶向马路，朝着情圣征信社的所在地前去。

第七章

突如其来的攻击，使得范霁廷猝不及防地被来人一拳揍倒在地上，但一回神，他立即跃起身子，伸手擦掉嘴角上的血迹。

倘若他不是个讲求和平的人，他这会儿会一拳回向胆敢偷袭他的人。

但在好几年前他就对院长妈妈发誓，这一辈子除非事不得已，否则他不会再对别人拳头相向。

所以今天这位陌生人，算是他上辈子烧好香，才会碰上他这个不会轻易违背承诺的人。

范霁廷心里这么想着，一面抬起头看是何许人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动手就打人。

这一看，教他诧异地睁大双眼！仔细地打量着对方，是他吗？范霁廷实在不敢肯定。

毕竟，那张脸孔对他来说，也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但是，这个人连揍他的方式也和十七年前差不了多少，真的是他吗？是那个曾经和他一起在院长妈妈面前发誓，这辈子不再和人打架的王宇伦吗？不只是范霁廷的打量眼光，同宇伦这会儿只想用力一拳揍得他上西天。

没想到寻寻觅觅这么多年，竟然会让他在这里找到他！

这口气他不替婕凝讨回来绝不甘休！婕凝为他牵肠挂肚，思思念念了这么久，而他竟然就在这里！就在离婕凝家几百公尺的这条街上！

亏他这里还是什么征信社，结果他竟消失了这么久，一想到他有可能根本早已忘记十七年前跟婕凝、还有他的约定，何宇伦发痒的拳头更是忍不住，极想再狠狠地、用力地揍他一顿。

“是你吗？阿伦？”范霁廷眯起眼睛，就怕自己认错人。

“没错！正是我，何宇伦。我等你出现已经整整等了十七年，而你，老兄弟，你可真会躲！”何宇伦一个挥拳，又是正中范霁廷的下颚，不过很显然力道已经减经了不少。

“我没躲，我一直都在这里，反而是你到底有没有长脑袋？就算小婕年纪小记不得，你这位王大哥也该有头脑吧？情圣征信社，情圣这两个字难道没让你想起什么？”范霁廷有些火大地提高声量。

“我现在是何宇伦。还有你说情圣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是在告诉我，你风流到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情圣了？”何宇伦愈往下说，口气就愈是不好。

他竟然违背承诺！如果真是如此，他何宇伦第一个不饶他！

范霁廷讶异地看向他，不明白自己几时这么说了，不过，由此可见阿伦已经明显地把小婕为他取下的代号忘记了。

这便足以解释为什么征信社开了这么久，他和小婕没有找上门的原因。

原来情圣这代号已教他们给忘记了，难怪他会等了这么久！

范霁廷忍不住深叹了一口气！难道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只有他一个人在牢记儿时承诺？这样的答案真教他感到由衷的无奈，遂地，他又多叹了口气。

而他的无声叹息，却让何宇伦直接往壤的一面想，他认定这小子已经默认了。

“你默认了是不？可恶，我要为小婕痛打你一顿！”说着何宇伦已开始对着他饱以老拳，而这次他不再手下留情，非要打得他遍体鳞伤，他才甘心。

俐落闪过他挥过来的拳头，范霁廷挥手拦住他下一拳的攻击。

“阿伦，冷静下来，听我说！”“听你说？十七年前你跟我说的还不够吗？你说要先替你照顾小婕，你会回来接她，结果呢？跟你约定的我做到了，你呢？阿廷，你的承诺呢？一直到小婕十三岁那一年，你都没有回来过，如果你没有心要遵守诺言，就不该轻易许下它。”一阵咆哮，他又是一拳击向范霁廷。

“喂！这位先生，你怎么打人啊？”高佐智突然从外面跑进来，从后面整个抱住何宇伦。

“佐智，我认识他。”范霁廷摇摇头，一面要高佐智放开何宇伦。

“你认识他就可以让他打不还手啊？霁廷，你有没有问题啊！”高佐智自然是看不下去。

“他是那个和我一起发过誓，这辈子不会再动手打架的朋友。”范霁廷认为这句话便足以让高佐智明白自己为何不想动手。

“那么我很遗憾这个人不能和你一样，遵守自己说过的话。”高住智不以为然地瞭了身旁的何宇伦一眼。

何宇伦则是忿怒地瞪视了他一眼。

“小子，这里没你的事！”“我就喜欢打抱不平！”“佐智，别闹了！我和他之间有点误会，你可否先去帮我们泡壶茶，我想和他好好谈谈。”范霁廷可不想看他们为他打起来。

高佐智于是一面嘀咕着他又不是小弟，还得为客人泡茶，一面住里头走。

“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谈的？除了你该给我一个交代之外，我和你已怪不算是朋友了！”何宇伦冷哼。

“我不明白你在生什么气，今天该生气的人是我，要不是我一同迫守自己说过的话，这一刻我会狠狠揍你。”“你不用这么客气，尽管来吧！我也正想海K你一顿呢！”何宇伦摆好架势，等着他老兄亮招。

范霁廷摇摇头。

“我不会再打架，我既然说过的话，就不会违背。”何宇伦仰头大笑，如果不是揍打一个不会还手的人有伤他的人格，他早就一拳不客气地挥向他这个说谎也不打草稿的人了。

什么既然说过的话，就不会违背！那小婕的事他怎么说？“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你这人倒是一点也不害躁，你对小婕怎么交代？”他口气咄咄逼人。

“我一直在等地，这些年来也一直没放弃找寻她的下落，甚至连开这间征信社也是为了她，可是她就是没出现，就连你也没找上门来，你说，这是

谁的错？当初和你约定时，不也要你记住我和小婕两人的代号，可是你却把它们给忘记了，你说，该揍人的一方是谁？”说到这儿，范霏廷也忍不住火气直冒。

若说小婕年纪小忘记还情有可原，但他阿伦当时也该算是人孩子一个了，竟然还能出清 b 这种错误！

想来真教他暗自后悔，当初不该什么事都委托阿伦这个不可靠的家伙。

“等一下！你说谁把你和小婕之间的代号忘记了？你的代号不就是晴天，小婕为丫丫，是谁忘记了？”何宇伦才想 K 他呢！

“我真的忍不住想揍你，阿伦，我的代号是情圣，不是你说的什么晴天。”

“情圣？你记错了，是晴天。”何宇伦反驳。

“是情圣错不了！我亲耳听小婕告诉我的，你还想跟我争辩是谁记性不好？”“很抱歉，晴天也是小婕一个字一个字告诉我的，她当时甚至告诉我，因为她喜欢太阳，所以管你叫晴天。在她现在的皮包里，还放着当时她说我写下的晴天与丫丫四个大字呢！我说的不会错。”范霏廷看着他好一会儿，直想弄清楚何宇伦的话是否属实。

虽然距离上一次见面的时间已有十七年之久，但在范霏廷心里，他知道阿伦这个人，从孩童时代起，就不会为什么事撒谎。

按着他像是恍然大悟地爆出大笑声，使得在一旁的何宇伦挑高眉，莫名其妙地睨着他。

多年不见，这家伙的笑声还是和从前一样，这么吓人。想到此，一股浓浓的感情涌向何宇伦的心头。

多久了？有多久的时间一直挂记他？没想到一见到旧时好友，他竟然有些感动！

“我知道了，阿伦，我完全弄明白了！”范霏廷突然抱住他，因为他和阿伦一样有重逢的感受。

“少肉麻，快放开我！你这个人有没有毛病？我是男人。”为了掩饰心中的激动，何宇伦不禁大吼。

“的确，我们都是男人了。”范霏廷一味地微笑。

也只有这两个男人会这样不要脸地互相拥抱了！高佐智在一旁不能苟同地思忖着，都是几十岁的大男人了，竟然会像两个大男孩一样，一下子对此拳脚相向，一下子又感动地互相拥抱！

就算是十几年没见过面的老朋友，也犯不着如此夸张吧？在一旁目睹的他可要愈看愈想呕吐个上百次了！

“别扯了，你说你完全弄明白了什么？”何宇伦对此比较感兴趣。

“看来当时一定是我在小婕哭泣的声音中，听错了她的意思，难怪我开了这么久的征信社，你和她一直没找到这儿来。”现在想起真是教他哭笑不得。

毕竟当初听错的人，可是他自己，要怪还得怪自己耳背呢！范霏廷忍不住嘴角掀起一抹苦笑。

闻言，何宇伦也是一阵大笑。搞了半天，事情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十七年来的寻寻觅觅竟成了一场笑话！

倘若今天自己不是为了宫燕琪一事前来，也许这件事情一辈子都没有着落，一辈子都是胶着状态，想到这儿，何宇伦禁不住对命运有了另外不同的看法。

“别笑了，告诉我你现在还和小婕联系吗？”范霁廷满怀期待地开口，他迫切地想知道小婕究竟是不是就是江婕凝。

老天保佑！希望事情真干如此，一思及此，范霁廷忍不住暗暗恼怒高佐智，前些天才说万一货真价实的小婕找上门来，他该怎么向人家交代--没想到才隔了两天，阿伦竟真的找上门来，现在真的教人大伤脑筋了。

万一小婕不是江婕凝.....而她又是寻寻觅觅地痴守自己十七年前给她的承诺：这下范霁廷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个万一发生，他肯定自己绝对处理不了。

何宇伦研究着范霁廷担忧的神情，像是看出他的心事似的，他说：“你有女朋友了？”“也不是，阿伦，小婕是--”“小婕是不是江婕凝，目前在房屋中介公司上班？”高佐智走上前插口道。

不能说何宇伦完全不吃惊，在听到江婕凝的名字时，他甚至想装作若无其事的表情都很难，但他还是努力让自己对江婕凝这个名字无动于衷。

这么做的原因自然是，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请小廷帮忙，手中握有对自己有利的事物，相信小廷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何宇伦在心里直盘算着如意算盘。

“阿伦？”范霁廷有点恼怒自己竟看不出他的表情。

“你是说江婕凝？”高佐智率先点头，好似这事他特别重视，纳闷地看了他一眼，何宇伦又说：“这个女孩目前是你的女朋友？”不想否认，范霁廷庭起眉峰，点了点头。这家伙究竟在玩什么把或，他一点也不清楚。

先前说他是个人诚实的人，这句话他决定现在收回，什么诚实！这会儿他是老奸巨猾得可以。

“这可不好，小廷，你打算对小婕怎么交代法？”何宇伦故意正经八百的口气。

倒真教范霁廷气得牙痒痒的，这家伙当真认定他不会动手打人，是不？

“说出你到底怎么打算吧？”“打算？”何宇伦有模有样地挑挑眉毛。

“别再装蒜了，阿伦，我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和你在一起，你肚子里蛔虫是什么颜色的，我多半都看得出来，说吧！你怎样才肯老实招供？”范霁廷相当肯定自己的猜测没有错，阿伦今天绝对有求于他。

否则平常要看他施以小人招式，还不多见呢！

何宇伦见他这般了解自己，对他倒是开始由衷地打从心底感到佩服。

虽然何宇伦并不觉得自己十分难以了解，只是一个和自己睽别了十七年的人，竟然还能如此轻易看穿他，就这一点便足以教他对于这个新的阿廷另眼相看。

不简单！尤其是他那足以和自己媲美的长相更是教人直叹息。

本来嘛！既然有他这么一位超级大帅哥存在世间，为何又要塑造出另一个可以和他媲美的对手呢！对于此，何宇伦也只能感到无可奈何。

“好吧！既然你这么了解我，那么我直接挑明了讲，我要你帮我一个忙，当作是我替你照顾小婕这些年来的报答，如何？”“什么样的忙？”“这件事说来话长.....”何宇伦于是乎将孙国隆的事约略说了一遍，并将他的打算说了出来。

“你是说要我们帮你说谎？”范霁廷盯着他说。

“没错，像那种男人你们还帮他搜查证据，就太说不过去了。”何宇伦说着，伸长手拖了把椅子过来坐下。讲了好半天，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是站着说话的，也难怪现在他的两只脚都站酸了。

“这种忙我恐怕--”范霁廷摇摇头。

“喂！你难道都一直昧着良心做事？像那种始乱终弃的男人，你也要因为几块钱就帮他做事？”何宇行气不过地又重新站起来，而后又坐下。

“阿伦，这是原则，既然已经答应对方，我自然必须去完成人家的委托。”他这个人就是死守承诺。

“去你的原则！我这个忙你帮不帮都行，但是像你这种不知变通的人，我是不会把小婕交给你的！”“阿伦，你确定是那个人抛弃他们，现在又回来要孩子？”范霁廷还是必须确定一下。

“这种事你去查了，不就一清二楚？何必问我！一句话，帮或是不帮？”没有再多考虑，范霁廷总算领首答应帮这个忙。就像阿伦说的，昧着良心做这种事，他心里也不好过。

更何况那种负心汉，是该让他受点教训。

“一言为定，阿廷，我等你的好消息！”何宇伦笑着拍拍他。

后者回给他一个没问题的笑容，说道：“至于我的答案呢？江婕凝是不是--”“啊！我忽然想起我另外有事，必须先走一步！”何宇伦说着，身子已急急站起来，一眨眼人已往外走。

待范霁廷从惊诧中回过神，他老兄已经消失在大门口的转角处。

眼看着他急忙离去，然后迅速消失，范霁廷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被一个已经十七年不见的朋友摆了一道！

他，阿伦，轻松地得到他想要的，而他范霁廷竟然连问题都未获得解答，就这样被人耍了！

这情形教他如何不生气！不，他气得都想破例宰人了，而那个人是他，阿伦！

“该死，我要宰了他！”他忿然道。

折腾了大半天，没想到什么收获也没有，一想到此，范霁廷心中更是冒火。

到底江婕凝是不是小婕，这会儿又成了一个疑问。

在一旁的高佐智只是无奈地又是摇头又是直叹大气。

原来大当家也会有拿别人没办法的一天啊！这对高佐智而言，可是天大的消息，当然，这消息他只能藏在心里，不敢当着大当家的面前说出来。

他深信自己如果一说出来，肯定是要命了，想到这儿，高佐智情愿打消这个念头。

相信那家伙现在一定是气坏了，这么一想，何宇伦这会儿笑得更是开心，由他那咧嘴而笑的表情看来，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说来事情可真是巧合得令人意想不到！本来他是为了宫燕琪才找上情圣征信社，打算针对孙国隆一事做个了解。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那儿竟然会教他碰上阿廷，那个婕凝一直执意要找到的人。

所以说，任何一件事在冥冥之中一定有它自己的安排，有时想强求，也不一定强求得来。

不过，有一件事倒教何宇伦感到非常纳闷了！看阿廷如此迫切想知道婕

凝是不是小婕的情形看来，肯定这两人是真的在交往阶段……想到婕凝连这事也瞒着他，他心中有股闷气发不出来--但是为何至今还不清楚对方，便是彼此等候已久的人？这点实在教人想不通。何宇伦一面开着车，一面蹙起眉头认真思索了好一会儿，突然间他恍然大悟地微笑起来。

也许整件事情依然得归咎于情圣这个代号上，再加上婕凝在这十七年之间实在有非常大的改变，要认出她便是当年那个动不动就哭得唏哩哗啦的小女孩，恐怕也很困难，更甭提婕凝对阿廷的长相根本已经完全没印象。

于是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如果没有他这个中间人在，有可能他们一辈子也认不出彼此来。

愈想愈觉得这个可能性颇大，何宇伦笑得更加贻心，直露出洁白的牙齿来。

也许，他这个中间人什么都不要说，先让他们俩再交往一阵子，等到他们都爱上彼此，再说也不迟。

说不定等到他们结婚五周年，或者十周年、二十周年再宣布这件秘密，对他们两人而言会是更值得庆祝欢呼的事呢！

想着想着，何宇伦心里便有了主意，而这使得他掉转车头，直接往江婕凝家的方向开去。

这一方面，江婕凝正睁着大大的眼睛，听着电话彼端翁美玲的表妹宫燕琪所说的惊人消息：她说何大哥认识她？认识宫燕琪？且她还为了使何大哥帮助她，而让何大哥误以为她是个未婚妈妈，也就是小伟的妈妈？这……“燕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她为了这种事对何大哥说谎，江婕凝觉得自己做不到。

何大哥对她好得不得了，她没有回报他已经很说不过去了，现在还得在他面前说谎骗他？不，这点她做不到。

“婕凝，我知道你不能欺骗他，我也不是要你骗他，只是就我住进你家的这一段日子，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的事告诉他？只是这样而已。”“燕琪，直接告诉他真相不是很好？我相信何大哥一定会更乐意帮你，我知道你是他第一个想追求的人，如果你不是未婚妈妈，他会更高兴。”江婕凝坚信这一点，她和何大哥的交情也不是只有一、两天。

宫燕琪在彼端沉默了下来。也许是为了江婕凝直截了当说何宇伦想追求她而脸红得说不出话来吧！

“燕琪？”江婕凝得不到回答，遂地又问。

“我不能冒险，婕凝，尤其是这个时候，我更不能拿姊姊和小伟的将来做赌注，姊姊需要小伟，要是我在她好不容易肯放松心情前去度假的时候，让小伟被人抢走，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电话彼端传来宫燕琪显然很激动的声音。

“燕琪……”她这下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没错！从翁美玲口中得知宫燕琪的确是好不容易才重新站起来。

万一再失去小伟，失去心中唯一的依靠……的确，后果是不堪设想，能不发生自然是最好的了。

“婕凝，我会告诉他，真的，一等事情整个结束，姊姊度假回来时，我

会告诉他，届时他要不要生我的气，要不要我这个欺骗他的朋友，都由他决定。我只是希望这时候你能保守这个秘密，不要拆穿它，好不好？”宫燕琪的口气是央求的。

江婕凝顿时明白自己是无法拒绝宫燕琪的要求，别说她的处境令人同情，她还是翁美玲--她的朋友的表妹呢！

因此，这会儿她只有在心里对何宇伦说声对不起了。

“婕凝？”宫燕琪在电话那头着急着。

“我答应你，我什么话也不说，但是事情一结束，你一定得告诉他，而且在他生气时，你也一定要心平气和，不能跟他呕气。燕琪，你不知道何大哥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你千万别傻到放弃他！”她就担心这一点。

“我知道他是好人，从这几次的见面，我知道何宇伦是个值得信任的男人。婕凝，我和小伟去打扰，真的可以吗？其实找也可以去表姊那儿，只是舅妈的嘴巴藏不住任何秘密，我怕--”“没关系，你尽管住进来，我和我爸爸都很欢迎你。”江婕凝笑着说。

宫燕琪又说了声谢谢，两人才挂上电话，这时一直坐在沙发上的江世彬开口道：“婕凝，这样不好吧？对宇伦总是说不过去。”“爸，我也知道骗何大哥不好，但是同样是女孩子，我不帮她谁帮她？就像爸爸你也一样啊，还不是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时，就已经站在何大哥那一边了。”她噘起嘴，不平地直抱怨。

“我不是在替谁说话，只是说谎的一方就是不对。”江世彬摇着头，就是不能认同女儿的说词。

“爸爸，那是你不知道宫燕琪的苦衷，有空我一定全部告诉你。”“你这孩子也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是所谓的有空。”江世彬可说是已经相当了解她。

“爸爸，你怎么这么说，我恨忙耶！”“哦？那么可以请问小姐你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吗？”何宇伦在这时候跨进屋子。

江婕凝当下吓得差点整个身子跳了起来，还好她够冷静，及时掩饰过去。

“何大哥，你什么时候来的？”她就怕先前的对话已教他全听进耳里。

遂地她把整个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脸上，想看出他是否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而她这样密切的眼神直落在自己身上，何宇伦可是非常之纳闷了。

“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我才走进来不到三秒钟，绝对听不到你们父女之间的神秘对话，放心！”他笑了笑，在江世彬的招呼下，往沙发上一坐。

“别说笑了！何大哥，我们才没有什么神秘对话怕你知道，我说的对不对？爸爸？”“是，你说的是。”江世彬无可奈何地替女儿圆起谎来。

何宇伦对于他们父女之间的交换眼神不感半点兴趣，心里认定这是人家父女间的秘密，他就算和他们交情再好，也不便过问。

“江爸爸，今天我是特地过来麻烦您一件事，不知道您是否方便？”来了！江婕凝警告地看了江世彬一眼，里头包含着请求的意味。

江世彬扯扯嘴角，算是接收到女儿的暗示，然后他放下手中的杂志说道：“说吧！有什么事？”何宇伦于是将想让宫燕琪母子住进来的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这时江婕凝突然大叫，而且像是非常讶异地看向何大哥，在一旁的江世彬不禁忍不住想夸女儿的演技真不是盖的。

“何大哥，你是说宫燕琪？”“就是她，宫燕琪，她说她认识你，没错吧？”

“嗯！我是认识她，可是你怎么也知道她？还有那个寡妇……是燕琪吗？”她迷惑的声调听在耳里还真颇有那种味道。

她自己都要忍不住佩服起自己高超的演技了。

“你是说你不知道她有一个小孩？”何宇伦倒是对此很迷惑。

“我认识她是在最近几个月，她对自己的私生活一向保密得很。”她说。

心想这样将来何大哥怪罪下来，她便有理由躲过一劫了。

瞧她不只有高超的演技，还有高等的智商呢！她忍不住得意洋洋地想着。

“那好，我希望你不要为了这件事生她的气。”何宇伦说完，江世彬在他背后又是无声叹息，又是摇头。

江婕凝立刻又不着痕迹地警告父亲一眼，后者耸耸肩拿起桌上的杂志。

“怎么了？江爸爸，你反对我自作主张将人带来，是不？如果你不同意，我自然是——”“宇伦，别急，我是巴不得有更多人住进来呢！怎么会反对？没这理由嘛！是不是？”姜还是老的辣，江世彬的表情是自然得很。

“何大哥，别管我爸了，尽管把宫燕琪带来，我才不会为了那么一点小事生气，朋友感情是最重要的。”她是刻意说给何大哥听的。

何宇伦的反应是笑了笑，伸手又是捏了她一把，气得她是猛对他翻白眼。他反而不引以为意地笑得更大声。

第八章

到底他爱上她了没？江婕凝侧着头一面看着范霏廷，一面思忖道。

别说这阵子她把所有时间花在他身上，就连晚上睡觉时，她也是绞尽心思努力想着劝他去动手术的可行方法。

如此的尽心尽力可说是全都为了他的生命着想，而他，范霏廷到底是爱上她了没？一定要等到他爱上了她，他才会肯为了她活下去嘛！而她才好开口劝他去动手术啊！

只是要怎样才能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由先前的喜欢演变成更为强烈的爱呢？思及此，江婕凝感到苦恼不已！怕就怕他都还没来得及爱上她，她自己就已经一头热的有点喜欢他了，也许说是爱上他会更为贴切。

因此，这时候什么功德无量都派不上用场，单单只为了她喜欢他，甚至有点爱上他这个理由，她就算是赔上性命也要说服他去动手术。

以前是为了他着想，但现在他还得为了她活下去。

“怎么回事？契约书不是跟你谈妥了，你今天怎么又是这副样子？”范霏廷好笑地睨了她一眼。

“我知道契约书谈妥了啊！”为了这件事，王美黛每天只要看到她，就一副想宰了她的表情呢！

再加上前两天李德文终于向她表白，使得王美黛更是看她不顺眼。

“那么你是为了什么事，一直魂不守舍的？”他几乎在她一上车就发现她的不对劲。

自从她同意和他交往后，他注意到她好象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时而莫名其妙地担心他，好象他是个已经快要死的病人；时而静静不说话，只是两只眼睛一直注视着他，就像刚才。

这之间一定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而他打算今天就问个明白。

他的话使得江婕凝当下一惊！原来他都注意到了，她还以为自己的注只已经够小心翼翼了，没想到还是不够谨慎。

现在引起他的注意，可惨了。

“没有啊！”“别想骗我，这段日子下来我已经够了解你了，别想跟我打马虎眼！”他将车子停在昼着白线的方格里。

“已经够了解我了？”她不禁燃起希望，笑着往下问：“那你是不是已经爱上我了？”她一面问，一面在心中告诉自己：没关系，不必害躁，她可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这么光明正大的理由，她可以不必感到不好意思。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才说完，江婕凝还是感到一股燥热袭上脸庞，不消想，这时候自己一定是满脸通红来着。

闻言，范霁廷挑高眉毛，讶异十足地看向红着脸的她，这不会就是她近日来老是心不在焉的主因吧？想想还真有可能呢！而这使得他爆出笑声来，江婕凝忿怒地瞪着他。

问他是不是已经爱上她，他在笑什么？这又有什么好笑的？忿忿然的她伸手握住车门，气得想下车一走了之，他顿时停住笑声，伸出手臂抓住她。

“我不是在笑你，只是你三番两次一直看着我，不会就是为了想从我脸上看出我是否爱上你吧？”说完，他马上注意到她像是被说中事实般的，脸上的红晕更加深了不少。

遂地，他又是一阵好笑地说道：“我如果爱你，不会写在脸上，傻瓜！”“你不说就算了，用不着取笑我！”甚至骂她傻瓜，江婕凝愈想愈气。

她可是为了他的生命在尽心尽力耶！他不领情，不说一声谢谢也就算了，脸上竟然还挂着十足好笑的表情取笑她？要是知道他会这样回报她，早知道她就不要一时心软，更不该在同情过后，还对他放进真正的感情。

可恶！她愈想愈是替自己感到不值得。

就算是救一条小狗，它还会对她十分友善地摇摇尾巴呢！

而他，这个白痴病人，什么也不懂，也不会珍惜生命，就只会取笑她。

她是不是头脑有毛病？不然怎么会傻到去爱上他，爱上他这个不懂得生命可贵的男人？想着想着，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流下她的双颊，她一发现马上生气地抹掉它们。

但是没有用，泪水还是停不了、抹不掉，顿时她更是夸张地嚎啕大哭起来，觉得自己简直是愚蠢至极，干嘛要为他这种人哭泣呢！

不值得，一点都不值得！

他不想活下去，是他的自由，她才不想为他掉任何一滴眼泪！

但心里是这么想，她却是无法控制自己奔放的泪水。

就像明明知道自己不该喜欢他，更不该爱上他，毕竟，她还在等小廷给她一个完整的交代，实在不该在还没找到他时，就先去爱上别人。

但是爱情来的时候，她就和别人一样来不及去阻止它的出现，更别说是预防它的出现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爱上他的，更不知道他有哪一点吸引她去喜欢他。

她只知道如果他因为不去动手术而导致死亡，她肯定会哭死的，她知道她一定会！

当她突然嚎啕大哭时，范霁廷着实大吃一惊，接着她愈哭愈是厉害时，

他只能怔在一旁，看着她突然爆发的情绪，他差点反应不过来，甚至连该有的反应也没有。

他就只是像被人点住穴道似的，动也不动，然后呆呆望着她哭得凄凄惨惨。

一个玩笑话引起如此大的反应，他绝对想不到，甚至在他印象中还没有一个人曾像她哭得这么惨！

就连十七年前小婕不要他离开时，也没有这么惨过。

而这一声比一声凄楚的哭泣，使得他也开始跟着心疼起来。

那一年小婕哭得惨兮兮的，他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而现在，面对他所爱的女孩，他知道这次不能再没有任何举动。

遂地，他放开原来抓住她的手，改而整个抱住她，轻轻地搂着她靠向自己。

“我爱你！我已经很受很受你了，我不是故意要取笑你，别哭了，好不好？”他轻哄道，心想如此她发达的泪水也该停止了吧！

谁料，她一听反而哭得更是惊人，范霏廷差点以为是世界大战要提前到来了呢！

“捷凝？”他不是已经说了他爱她了吗？还有什么必须补充的？江婕凝红着眼睛抬起头，挂着两行泪的脸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范霏廷心中又是划过一抹强烈的心疼，这女孩是生来折腾自己的，他想。

“你看你哭得眼睛、鼻子都红了，还想再继续哭吗？是不是想把全身都哭红了为止？”江婕凝吸吸鼻子，她想笑，但搁在心中的悲伤使她笑不出来。

“你爱我？”“是，为了证实这句话，你就哭得这么惨？存心教我为你心疼得半死，是不是？”他支起她的下巴，轻吻她的唇瓣。

江婕凝摇摇头，眼眶中的泪水也跟着被她甩下来，但她不予理会，只是一再地告诉自己，她忍不住了，她要现在告诉他。

“那么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他轻声问，伸手抹去交叉在她脸上的泪痕。

“你爱我，那么我说什么你都会同意了？”“婕凝，我总得听听看是什么事啊！”他爱怜地捧住她的脸蛋儿，低头又是一个轻吻。

“你说，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会同意？”她还是坚持要知道这一点。

他凝视了她好一会儿，暗暗在心中叹了口气。他知道面对她哭泣的脸，他极有可能连命都可以为她赔上。

“是，只要不是作奸犯科，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反对。如此，你可否劝劝自己不要再哭了？”江婕凝总算破涕为笑，伸手拭去脸上最后一滴泪水，露出一抹安心的笑容。

“霏廷，那么我要你为了我保重身体。”他差点没被口水呛住了呼吸！她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保重身体？搞了大半天，她竟然只是为了要说这句话？而在他面前哭得死去活来，害得他懊恼地差点拔光自己的头发？老天爷！他不相信！

“婕凝，你是在开玩笑吗？”这是唯一的解释。

“不是，我是非常认真的，我要你为了我去动手术，我要你为了我活下去，我不要你死！”说着她又像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范霏廷目瞪口呆，蹙眉以对。

“婕凝，你没事吧？”他问道。

然后十分气恼地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早在她哭泣时自己就该看出个不对劲了，也不必等到现在才发现她的语无伦次。

“我没事，我怎么会有事？有事的是你，霏廷，你说你不会反对的，你说过的！”她抡起拳头本想睡捶向他的胸膛，但看了他的胸膛一眼，她立即改变主意捶向他的肩膀，那里看起来比心脏结实些。

“我是说过，但是我没生病啊！”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他竟然还在跟她装蒜？他没生病才怪！

“你没生病才怪！上次你吻我以后，喘成那样，不是心脏不好，是什么？”她像是握有十足证据的指控道。

范霏廷睁大眼睛，实在想笑，但他也知道现在绝对笑不得，不然难保她不会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给他看。现在他总算知道上次她为何会关心他的感觉了。

“婕凝，那不是心脏不好，那是……”“是什么？你别再瞒我了，霏廷，我知道你的病，你不要再瞒我了！”范霏廷无奈地叹口气，然后提高她的身子，一口气吻上她的唇瓣，开始了一个深长热情的吻，吻得她是天眩地转，气也跟着喘不过来。

当他放开她时，她打颤着身子，张大嘴急着想呼吸的模样，使得范霏廷当下忍不住笑起来。

“如何？现在是谁喘不过气了？”他伸出食指在她唇型上昼着圈圈。

她是又急又喘，偏偏说不出半句话来，现在她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了。

可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啊！那个高佐智应该不会骗她才对啊！

这没理由嘛！

“好吧！我知道接吻喘息是应该的，但是你别想用这个借口搪塞过去，你心脏不好，必须动手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骗我？我这么关心你，难道还不值得你的坦白对待？”她气呼呼地推开他的手。

“婕凝，到底是谁告诉你，我有心脏病来着？”他没理会她的推拒，依然把手放在她柔软的细腰上。

看了他一眼，江婕凝没有犹豫，直接回答道：“是你公司的同事--高佐智，他先是你有心脏病，然后又说你不想接受治疗。所以”她没有把话全部说完。

“所以要你接近我，找适当机会说服我去动手术？”这事是谁都会这么推敲，他当然也不会例外。

江婕凝轻点个头，有点担心地看了他一眼。

“我要宰了他！”他咬牙切齿的挤出声音。

“霏廷，他是关心你，才特地拜托我，你不要生他的气！”她深怕这次他真会气得引发病情，那就惨了！

“拜托你来接近我？是不是？婕凝，所以你是因为同情我，才提议跟我交往，才担心我会因为一个吻而心脏病发，对不对？”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冲动地想宰了一个人，而那个人是高佐智！

面对他的指控，江婕凝说不出话来，只能一而再地点头表示。

她想，就算她现在说爱他，他也不会相信了，这么一想，她便打消这个念头。

“对不起。”她轻轻说着，伸手打开车门，身子跟着跨出车外。

“婕凝！”范霏廷大叫，搞不懂她怎么会在话还没说完就径自下车。

他没有丁点怪她的意思，因为所有的错都是高佐智一个人造成的，他打算等和江婕凝解释清楚后，再找他算总帐。

当然对于江婕凝是因为同情心才接近他一事上，他其实很生气，但还不至于气得失去理智，更别说因为这么点事就放她走。

遂地，他赶忙下车朝她追去，但还来不及叫住她，她已被一辆机车撞倒在地上，他的心猛地一跳，口中也叫喊着她的名字。

“婕凝！”高喊着，他人已跑到她的身旁，担心地抱起她瘫软的身子。

“我没事！我不遇是被吓一跳而已。”她挣扎地想下来，但他不依她，径自抱着她走向车子。

江婕凝摸摸他狂跳不已的左胸膛，心中生起一计。

“霏廷，你为我担心，是不？”“废话！下次你再要如此把我吓得半死，我一定会打你的心屁股。”他威胁道。

她羞红脸，怒瞪了他一眼。

“那么你也要听我的劝，去接受治疗，否则我就不要活了！”又来了！他忍不住深叹了一口气。

“你敢轻生，我会先掐死你！”她只是噘高嘴巴，一副自己才不怕他的表情，完全不受他的威胁。

“婕凝，你要我说几次你才肯相信？我没病，心脏更是好得很，你是要相信我，还是要相信佐智那小子说的谎话？”他板起脸，看来是真的冒火了。

被放进车里的她，先是仔细看了他紧绷的脸一眼，后是偏头想了下，虽然还是很迷惑，但已经开始接受他并没有生病的事实。

而这令她心中也跟着开始抱着希望，也许他说的是真的，也许真的是那个可恶的高佐智在骗她。

只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他又有什么好处？江婕凝偏着头实在想不透。

“高佐智为什么要骗我？”“这也是我想知道的，走吧！我们去找他。”他倾身又给她一个吻，然后仔细地看了她全身上下一眼，再次不确定地问：“你没撞伤哪里吧？”“没有。”她一边摇头，一边回答道。“你要去找高佐智？”她知道那个高佐智大概劫数难逃了。

不过，她可一点也不同情他，谁教他竟然耍得她团团转。

“没错，我要去宰了他！”

当大当家的和那位叫江婕凝的女孩一起出现在征信社门口时，高佐智便直觉到一件事，就是--事迹败露了！

否则大当家的脸不会绷得死紧，而那女孩不会一副责怪的眼神直直向他这头投射过来。

这下真的要死得很惨了！他想。

“高佐智，不用躲！我们已经看见你了！”江婕凝在门口大声吆喝。

看他一脸作贼心虚的样子，她顿时明白所有的一切真的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可恶的人！亏他上次说得那么逼真，轻而易举地害得她上了大当，还因此赔上自己的一颗芳心，真是愈想愈不甘心。

这次非要好好地跟他算总帐不可！

“江小姐，真真高兴见到你！”高佐智连忙陪着笑脸，打哈哈道。

江婕凝给他的回答是一记白眼，高佐智明白这次恐怕真的难以过关了。

天哪！他这是为了谁啊？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熬夜才想到的方法，竟然落此下场？真个是好人难为啊！

“佐智，我想知道我是几时患有心脏病来着，你不妨提示我一下。”范霏廷口气听来很平静。

但也只有高佐智听得出来，平静背后的那股汹涌波涛，而这使得他禁不住咽了咽口水，开始替自己的身体担忧起来。

但高佐智不甘心这样就认罪，想来他可是为了方便大当家追江婕凝，才想出的好方法哩！

这样的苦心，没有功劳也就算了，大当家怎么可以一副想宰掉他的表情看着他呢？于是高佐智开始左一下、右一下地猛眨眼睛，等着范霏廷意会过来。

但后者还来不及开口说什么，江婕凝已经抢先开口了。

“喂！高佐智，你说霏廷患有心脏病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她直直走向他，一副非要明白真相不可。

“呃……呃……”高佐智吞吞吐吐，一面向范霏廷求救似的猛眨眼睛。

“说实话吧！佐智，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范霏廷开口便打破了他的希望。

“好吧！好吧！我说就是了，江小姐！”得不到援助，高佐智决定豁出去了。

谁教他什么人不交，竟交上范霏廷这个坏朋友呢！

“说吧！我等着呢！”“还不是霏廷直嚷嚷喜欢你，想追你，所以找这个朋友只好站出来，替他想办法了。

所以，这事错不在我，我不过是个替朋友出力的好人罢了。”“真这么简单？”江婕凝不相信答案就只是这样而已。

想追她就编出这么一道谎言来？理由似乎有点过于牵强了。

“当然，就这么简单。”高佐智看向范霏廷，心想大当家要是再不吭声，就休怪他把另一部分原因说出来了。

“好了，现在你可以相信我没有生病了吧？”看出高佐智另有隐藏，范霏廷遂挺身说话，适时阻止她再追问下去。

江婕凝点点头，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高兴万分地伸手抱住他的身体，又笑又叫地好是开心。

面对她的愉快，范霏廷只是任由她去，他知道她是真的很高兴，因为他终于不是个病人。

为此他？o 似的瞄了高佐智一眼，甚至用眼神表示待会儿要和他谈一谈。

高佐智点头表示明白，先是看了江婕凝一眼，然后才笑着走进里面。

所以说，他的方法还是成功了不是吗？大当家是该好好向他这个超级天才说声谢谢才是。

“你现在可高兴了，是不？”将她带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问，这时他心中有着另一步打算。

“你在生我的气？”她讶然地看着他突然转变的表情。

“没错，你已经明白我不是你以为的病人，你的同情心可以不必用在我身上，所以，你请便。”“你赶我走？连话都不想听我说？”她愕然地瞪着他。

“我已经不是病人了，你还想对我说些什么？”范霁廷故意冷冷地说。

他是不怪她，但是他总必须知道，除了同情，她对他人是否有其它的感情在。

“你不想知道我是不是爱你吗？”她硬是逼自己这么问。

并告诉自己，眼前这个人有权利生气，虽然她和他一样都是受骗者，但是他比她更无辜。

“我想知道你就会说吗？再者，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同情才爱上我，更有可能你是错把同情当成是爱。”范霁廷会这么说，完全景布望她能自己理清自己的真正感情。

“我不是！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知道我不是！”她据理力争，才不想让别人这样误解她。

就算是他也不行。

“你怎么能肯定这一点？”他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我就是非常肯定这一点，你爱信不信随你！”亏她刚才还为他哭得死去活来，现在竟然换来他的不信任？她是白痴，才会为这种人伤脑筋，而如果自己再待下去，只会更丢自己的脸。

算了，她还是一走了之算了！

管他范霁廷是什么东西！

江婕凝想着，人已气愤地转向门口，正想离开。

“这样就代表你的爱了？原来都只是嘴巴说说而已？”身后范霁廷取笑道。

她气愤地又转过身，加把劲冲向他，一面抡起拳头直接捶向她先前不敢捶的地方--胸膛。

“是你口口声声说不相信的，你还想怎么样？要人家把心剖给你，你才要相信吗？”她气呼呼地猛捶他，心想最好打得他真的心脏病发，免得留下他在世上先把她气得半死。

像是印证她的心愿似的，范霁廷轻咳了两声，吓得她飞快地把手伸回，一面又拍拍他的胸膛，担心他真被自己打出毛病来了。

“你又来了，不是跟你说我身体好得很吗？瞧你又是一脸担心，你是想要我真的生出个毛病来，是不是？”他轻斥她，然后一把搂住她的腰，并且用力往上提，让她顺利地在自己大腿上坐下。

“才不是，我只是一时习惯担心你罢了。”她挣动着身子，找到最舒服的位置后，才伸伸舌头说道。

“那么从现在起--”话未说完。

“放心，从现在起我都不会再关心你，往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和你不再相干，现在请你把你的手放开。范先生！”这种好心没好报的差事，打死她，她都再也不做了。

“生气了？”他没把手放开，反而将脸庞倾向她，笑着打趣道：她连忙闪开来，心跳如飞，这个人就是这般可恶，口口声声说不相信她的爱，竟然还敢厚着脸皮靠近她？但是自己偏偏就是爱上他这种厚着脸皮的男人，思及此，江婕凝打从心底地感到无奈。

“你都说不相信了，还死抱着我做什么？你不要我处处为你担心，我不

担心便是，往后我甚至不会再理你，把手放开啦！”她挣扎地想从他腿上下下来。

但没有用，他大手的掌握犹如一把锁，怎么挣扎也挣不开来。

“我本来是想说从现在起，你不必习惯担心我，你只要习惯爱着我便行。”他还是保持他一贯的笑容。

“你少臭美！只要你把我放开，我马上一走了之，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谁教他让她气得半死，她不好好耍一场脾气，她绝不甘心，江婕凝在心里硬是如此告诉自己。

“那么我更不能放开你了，看来必须带你回我家，跟你寸步不离才行了。”他像是颇为认真地看着她，一面说道。

“你不是不相信我，认为我是因为同情你，才会爱上你吗？”她真是不明白他。

“是，我是啊！”他赶忙接住她挥来的手，继续往下说：“但是我更相信你是真心爱我，才会为了我哭得那么惨。”“你从刚才开始都在捉弄我？”她总算明白这一点，而使得她好不甘心地在颈间烙下齿痕。

“不，该说是刺探你。”他毫不害臊地回道。

闻言，她更是大呼小叫，小手不停地挥向他，范霏廷则在一阵大笑后，低头轻易地吻上她。

将江婕凝送回家后，范霏廷立刻赶到何宇伦的住处。今天正是他和阿伦约好，要到孙国隆那儿解决事情的日子。

门铃才刚响，大门已被何宇伦拉开，看见来人是他，何宇伦漾开笑容。

“你总算来了。”“跟女朋友有点事耽搁了。”他刻意加重女朋友三个字。

“是那位叫婕凝的女孩？”何宇伦意味深长地盯着他，却怎么也不肯直接坦白说出来。

为此范霏廷根本拿他没办法，他不说，自己就算是拿铁钳扳开他的嘴巴也没用。

“阿伦，你--”“咱们走吧！小婕的事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只不过是五年以后的交代，何宇伦喜孜孜地暗忖。

“你不会又想施以拖延战术吧！”范霏廷不是不了解他的伎俩。

何宇伦只是摇摇头。

“放心，绝对不会！”他的手却在背后打了个大叉。

“就信你一次，说吧！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宫燕雪的女人，所以才要我为你做假消息？”“等一下，你说谁？”“小子，别不好意思了，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连承认这种事你也要故弄玄虚阿！”“我不是在说这个，你刚才说到宫燕雪，是不是？”何宇伦想再确定一次。“是宫燕雪没错，怎么回事？”何宇伦也弄不清楚了，但他直觉事情有问题，而他不排除那个宫燕琪有可能到现在都没有跟他说实话。

“宫燕雪是谁？”“搞了半天你竟然不知道她是谁？那么前天你说你认识了个被孙国隆抛弃的女人，指的不是宫燕雪吗？”范霏廷纳闷地看向他。

“你是说被孙国隆抛弃的女人，叫宫燕雪？”何宇伦尚不能接受这一点。

“没错，她是叫宫燕雪，二十六岁，在两年前被孙国隆无情的抛下，目

前生有一子，名为宫浩伟。”范霏廷对着资料平述着。

“你有她的照片吗？”何宇伦问，他希望宫燕琪只是在名字上作文章。

因为他发现自己并不怎么喜欢这种受骗的感觉，而他希望最好不要是宫燕琪又一次没有对他说实话。

看了他平静的脸一眼，范霏廷将手中的照片交给他，并说道：“根据调查，她目前应该还在渡假中。阿伦，有什么不对吗？”范霏廷看出他平静下的怪异。

何宇伦没有回答，他就只是看着照片里那明显和宫燕琪完全不一样的面孔的女人，一句话也未说。

“阿伦？”范霏廷推了他肩膀一把。

何宇伦这才将照片交还给他。

“你确定你的调查没有错？”“当心我揍你，照片是真的，资料更是假不了！这可是佐智辛苦调查得来的消息，你要是敢怀疑这一点，那么就太对不起他了。”“很好，我们可以出发了。”“阿伦，怎么回事？你很不对劲耶！”坐上何宇伦的车，他疑问道。

“没事，我只不过是发现自己被人耍了而已。”他咬着牙回答他。

闻言，范霏廷爆出大笑声，何宇伦则因为他的笑声，而忿怒地瞪着他。

“我被人耍了，你很高兴？”“现在你应该可以体会上次你耍我的感受了吧？”范霏廷贼笑着。

“我现在没心情打人，否则我会先揍你一顿再说！”何宇伦没好气地哼道。

“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去彻彻底底解决这件事，然后……”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然后？”范霏廷又问。

他发现看何宇伦发火还挺有趣的，毕竟，阿伦生气的样子，还是和小时候没两样。

一样喜欢抿着嘴，然后用鼻子猛吸气，仿佛不这么做，他就会因为生气而导致窒息似的。

看了一直密切注视着自己的范霏廷一眼，何宇伦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说着：“然后再彻底和你打一架，阿廷。”他说完挥挥自己的拳头。

范霏廷挑高眉毛，信心十足地回道：“好极了，我奉陪！届时你可别说我以大欺小。”“哈哈！你别怪我以小欺大就不错了。”何宇伦笑着反驳他。

但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这一刻他有多么忿怒、多么想当面质问宫燕琪，为什么就是不肯对他说实话！

他这么真诚地对待她，只差没有当真剖开心给她瞧个仔细罢了。

而她竟然以谎言回报他？是的，他会彻彻底底解决她的烦恼，然后他会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不再插手管她宫燕琪的闲事。

会的，他会这么做，而就算自己做不到真正忘记她，他也会努力做到不再去想她，总之，一切都结束了，何宇伦在心中如此告诉自己。

一直在一旁静静看着他的范霏廷，就算看出些什么来，他也没有表示出来，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心里深叹了一口气。

看来，阿伦，他儿时代的朋友，也遇到了人类最复杂的玩意见--爱情。

这一刻，范霏廷明白说什么都是无意义的，所以，一直到了目的地，这整整二十分钟的路程，他都未曾再开口说话。

就是试图找他聊天也没有，因为他聪明地知道自己并不想自讨苦吃。

第九章

经过范霏廷慎重的说明，小伟并非是孙国隆以及宫燕雪两人所生下的孩子，再加上书面的一些认查报告，孙国隆终于接受是自己认错人的事实。

虽然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已经在两年前被宫燕雪堕了胎，但事实就是如此，他不接受也不行。

于是就这样，孙国隆在对何宇伦及宫燕琪说声抱歉后，人便开着车子离去。

看着孙国隆总算离开，而且不会再出现，宫燕琪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她做到了，她真的做到保住姊姊的孩子了，终于不会再有人想抢走小伟了！

而这一切全都是何宇伦的功劳，宫燕琪实在不明白他为何要对她这么仔，在他眼里她应该是个有孩子、又是被人抛弃过的女人啊！

为什么他要对她这么好？真的只是为了婕凝说的--他喜欢她，想追求她？所以，不管她是不是生过孩子，是不是曾被人抛弃过，他都可以一律接受？真是这样，他会不会连她对他说的谎，也可以不计一切地原谅她？她衷心希望他可以，无论如何她都想要他这个朋友，宫燕琪心想着，眼睛不时瞟向他，然后她慕然一惊，因为她发现他竟然正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她。

宫燕琪立即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正迅速加快中，然后她将冒汗的手心住长裤上抹去。

他是经常用他那双眼睛注视着她，所以并不足为奇，但是像这样目不转睛，一副想看穿她的眼神，还是头一次，而这令她开始感到心慌。

怎么回事？他看起来像不大高兴的样子？“宇伦，谢谢你！”她想也许他是在等这个吧！

“你就只想对我说这个？”何宇伦决定再给她一个坦白的机会。“你怎么了？我们成功了，你……”“我知道，你真的没有别的话说？”何宇伦听见自己这么说。

说出来吧！燕琪，他会原谅她的，只要她现在说出来，他暗自如此希望着。宫燕琪迷惑地摇摇头。

“你到底要我說什麼？”她是真的不明白嘛！

在宫燕琪心里，她根本不知道事已败露，因此，她就是想透脑袋也想不出这会儿她到底该说什么。

到这个时候她还在演戏？何宇伦痛心疾首地看着她，按着像是对她很失望地撇开头，然后他站起身，并对坐在一旁一直不曾开口的范霏廷，说道：“走吧！”范霏廷挑挑眉，跟着站起身子。

“宇伦，你要我什麼，你说啊！”不想见他不清不楚地就这样离开，宫燕琪急急叫住他。

闻言，何宇伦只停了一下，却没回头，心想如果她连实话都不肯说，他不会再继续当傻子。

“宇伦，你果然还是嫌弃我的，对不对？原来你们男人都是一样的！”这是唯一可以解释他这么急着掉头就走的原因。

她才说完，马上看见他转过身，脸上绷得死紧，怒气显然就要爆发出来。

“如果小伟真是你的孩子，我绝不会嫌弃你，但是，他不是！而你一直在骗我！宫燕琪，你到底要把我当傻子一样耍多久？”他铁青着脸，这次就算真会吓到她，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知道了？！

宫燕琪像是真被他吓住似的苍白着一张脸，僵着身子，嘴巴蠕动着，想解释却又不知该对他说什么。

是她骗了他，她该说什么？“怎么？你没话要说吗？燕琪，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朋友，我那么关心、在乎你，难道你连一个解释也不肯说？”何宇伦气恼地用手耙过头发。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要保住小伟。”“所以你撒谎骗我帮助你，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真相，我还是一样会帮助你。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他就是不明白这一点。

她明明可以直接说出真相，为什么选择欺骗他？因为这一点，何宇伦发现自己真的快要气疯了。

“因为我不能冒险失去小伟，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敢信任你。”“好极了，不敢信任我跟谎称你是个未婚妈妈，也可以扯上闲系，真是太可笑了。”“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趁人之危？我只好谎称自己是个有孩子的人，也许你不会对一个妈妈级的女人有兴趣啊！”宫燕琪低着头为自己辩解。

“那么现在你认为我是那种小人吗？”何宇伦紧盯着她。

“我那时候不知道啊！宇伦，如果早知道你是个好人的话，我一开始绝不会骗你。”她说着，眼睛四周便盈满了泪。

“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告诉我，但是你都没说，燕琪，你教我怎么相信你而不是一直戏弄我！”何宇伦摇摇头，一看见她的泪水，他知道自己再过不久便会心软下来，但是他还不想这样就原谅她。

心里一这么想，何宇伦马上明白自己不能再久留，遂匆匆转过身，不想面对她惹人心疼的脸庞。“于伦，我本来打算找机会告诉你的！”宫燕琪知道他在怪她，她也有权利责怪她，但是她不要这样就失去他这个真正对她好的朋友。

“是吗？那么很遗憾我抢走了你的机会。”“宇伦，别这样，这不像你，你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那么我是怎样的人？会趁人之危的人？还是一个被人耍着玩的傻瓜？”他的话才说完，宫燕琪随即放声大哭，一面用力地摇着头，哭叫着。

“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好好听我说？”面对她的哭泣，何宇伦开了闭眼睛，拳头握了又放，放了又握，却是什么话也不说。

“好了，再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不如你们先各自想一想，要怎样也等你们认真想过后再来决定下一步，现在咱们走吧！宇伦。”在一旁一直闷不吭声的范霏廷，这会儿总算看不下去了。遂地，他挺身出面打着圆场，对着哭泣的宫燕琪笑笑，又拍拍他的背部，一副想做和事老的样子。

何宇伦没有回答，径自往屋子的大门走，身后传来宫燕琪哭泣后沙哑的声音。

“宇伦，如果你想要我的道歉，我愿意说对不起。”“看来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燕琪。”说完，他拉开大门，头也不回地离开。

“放心，女孩，他一向气不久的。”范霏廷悄声道，心里想着他几时做过

和事老了？不过，见朋友有难，要他不伸出援手，是绝对不可能的。

见大门被关上，这时宫燕琪又忍不住地痛哭出声，她知道他一向气不久，但是她也知道这一次恐怕不会这么简单了。

不过她是不会因为这样就死心的，说什么地也必须想办法取得他的原谅。

就像婕凝所说的，无论如何她都不能放弃他，因为她不是个傻瓜，不会傻到去放弃自己所喜欢的人。

宫燕琪在哭泣中建立起信心，她暗暗在心里告诉自己：下一次面对他，她超对不自再哭泣。

“喂！你刚才的表现可真烂，活像个小毛头。”上车后范霁廷促狭道。

“少说废话！陪我去喝一杯。”何宇伦看了他不敢苟同的表情一眼。“别告诉我你也发过誓这辈子不再喝酒了！”这倒不是不无可能。

“别说笑了！只是喝酒就能解决事情吗？倒不如上我那儿坐坐，我们好好谈谈。”“谈什么？今天让你看笑话还不够吗？”何宇伦自顾自地嘲弄着。

“十七年没见面了，什么话都可以谈，走吧！”“嘿！你可别想套我的话，我伤心失望，你也别想一个人好过，我是不会告诉你小婕的下落的。”何宇伦怎么会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

想趁他伤心失意时套他的话？“谁想套你的话了，我和女朋友好得很，你的秘密不想说更好，我可以更无后顾之忧。”范霁廷笑得可得意了。

“你敢伤小婕的心，我第一个不饶你！”何宇伦作势挥着拳头。

范霁廷则撇起嘴巴，微笑了起来。依他看小婕八成真是婕凝了，否则这会儿阿伦早一拳挥过来，哪会对他这么客气，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总有一天他会教他亲口说出来，但不是今天，不是阿伦正为情所伤的时候。

“你听见了没有？”“阿伦，我听得清清楚楚，走吧！”“真要上你家？你真不想改变主意陪我喝一杯？”何宇伦鼓吹着。

他轻笑出声，缓缓地摇头，无可奈何的何宇伦只好打消了藉酒浇愁的念头，轻踩油门让车子往范霁廷家前去，而此刻他甚至命令自己不准想起宫燕琪。

当然，他到底做到了没有？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要回去了？燕琪，你才住了几天，怎么就要回去了？那件事情辟决了吗？”江婕凝看着正在整理行李的宫燕琪，好是讶异。

“已经没事了，我姊姊她快要回来了，婕凝，谢谢你！”“好吧！既然没事就好，对了，何大哥呢？他怎么没来接你？”经她一问，宫燕琪又是眼眶一红，忍不住鼻子一酸，泪水又涌了上来。

突如其来的哭泣声使得江婕凝错愕地睁大眼，连忙从桌上抽出几张面纸递给她。

“怎么了？我说了什么让你想哭了？”她立即坐在她身旁，忧心忡忡地看着她。

宫燕琪心酸地说不出话来，只是一味地摇头，使劲地哭。

房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江世彬的嗓音也在门外响起。

“女孩们，发生什么大事了？”突来惊天动地的哭声，可吓坏了他老人家。

看了宫燕琪一眼，江婕凝想他没想便对门外大喊：“没发生什么事！爸，你让我来处理就好。”“没事就好！”江世彬这才放心地走开。

听见脚步声走远，她才开口问道：“燕琪，发生什么事了？”她的口气可是小心翼翼的，深怕太大声会引来更多的泪水。

“婕凝，他发现了。”“他发现了？你是说何大哥？”“对，他知道我不是小伟的妈妈，对我发了好大的脾气，他从来不会大声说话的，但是他昨天就对我吼了，婕凝，我该怎么办？”她知道自己昨天才说不会再哭泣，但是，一面对江婕凝，她就是忍不住。

一想到有可能再也得不到何宇伦的谅解，她的泪水就是停不了。

“何大哥生气了？”这倒很难得，江婕凝想，不是何大哥没有脾气，而是要教他真正发火的事，还真没几件呢！

“他一直怪我为什么没把真相告诉他，他认为是我在耍着他玩，可是，我不是啊！”

婕凝，你一直知道我一直就没交过男朋友，再加上姊姊的事，我对男孩子根本不敢抱着什么信心，我才刚认识他，我怎么敢一下子就对他坦白？”

“你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他啊！”她相信何大哥会听进去的。

“他根本没给我说清楚的机会，才对我吼几句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想到昨天他离开的情景，宫燕琪不禁又悲从中来。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心乱如麻，昨天晚上想了一整晚，就是想不出办法来。他这么生气，他不会想见我的！”她就是知道他不会想见她。

“所以，你要这样就放弃了！”江婕凝睨着她，心想如果燕琪是这么没恒心的人，那么她也不准备帮她。

“不，我不会这样就放弃，同宇伦可是我的第一个男性朋友，又是第一个我可以信任的男人，我不要这样就失去他，我……”她突然停住口，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你怎样？”江婕凝故意探头看她。

“我已经很喜欢他了！”她脸一红，小声地承认。

“就只是很喜欢而已？”江婕凝虽是一脸促狭，心里却为何大哥感到很高兴。

也许幸运的话，她和何大哥可以同时举行婚礼，等！等一下！像是很害臊自己的想法似的，江婕凝霎时通红了一张脸。

是谁说范霏廷想娶她来着？他可是连向她求婚的任何举动都没有呢！

啊！她这是想到那里了？痕 7b 在是何大哥的事比较重要呢！

“怎样？燕琪，就只是喜欢而已吗？”见她不回答，江婕凝又开口。

“吸哟！婕凝，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就好了，别取笑我。”宫燕琪羞红脸，伸手拍打她。

“这就对了，不必告诉我，去告诉何大哥吧！”闻言，宫燕琪的笑容马上消失。

“他不会见我的！”她沮丧地说。

“那么就爬进他的房间，谅他不想见你也不行！”江婕凝说着，然后突然拉着宫燕琪往书桌方向走。

“婕凝？”她很迷惑地看着江婕凝从抽屉拿出张白纸来。

“放心好了，我现在就给你何大哥家里的平面图，让你不至于爬错房间。”

“你不是说真的吧！婕凝？”“我是。你会爬树吧？”“婕凝，你要我爬树？”“没错。何大哥家的阳台前正好有一棵树，爬树比爬墙壁容易些。”“可是……”“可是？”“我不会爬树！”宫燕琪像是不好意思地承认。

家里就两个女生，小时候除了洋娃娃、布偶之类的，爬树是根本不可能。

“不会爬树？”讶异地看了她一眼，江婕凝实在很难相信。

从小在孤儿院里，别的技能不会，院里所有的小孩几乎全部都会爬树这技能。

“我们家又没有男生，谁来教我爬树？”宫燕琪为自己抱不平。

“没关系，燕琪，很简单的，到时候你只要看见那棵树，你就会知道怎么爬上去了。”“有这么简单？”她才不信，婕凝不会当她是天才吧！看了就知道？“就这么简单。”江婕凝点点头，心想，反正到时候何大哥也会在场，就算有个意外，他自会处理。

以前何大哥就是爬树高手，那么一站高度不算什么，绝对难不倒他。

“万一我爬上去，下不来怎么办？”“不会的，那棵树没那么高啦！”是吗？宫燕琪对她的话充满了怀疑。

这天晚上，江婕凝为了确保明天计画能一举成功，特地还打了电话给何伯父、何伯母。

“是婕凝啊！怎么这阵子都没见你过来，伯母好想你呢！”接电话的是冯芙蓉，一听见是她打来的，马上笑容满面地笑道。

“伯母，我很忙嘛！”她成天把忙这个字挂在嘴上，活像自己真是做大事业的大忙人。

“在忙什么啊？”“伯母，不说这个，何大哥呢？”她打算先探探他的心情如何。

“宇伦在楼上，你要找他？我马上叫他来接。”冯芙蓉正要放下话筒。

“伯母，等一下，伯母！”最后一声伯母江婕凝几乎是用尖叫的，连在一旁的何国生都能听到她的叫声呢！

心里十分纳闷，冯芙蓉又将话筒靠在耳旁。

“怎么回事？你不是要找宇伦？”这孩子也真是，她又没耳背，叫得这么大声！

“不是啦！伯母，我是要知道何大哥现在心情好过些了没？”“你也知道宇伦什心情不好？那么你一定也知道是什么事情使他心情不好喽？”冯芙蓉说着拍拍丈夫的大腿，何国生立刻端坐起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妻子说话。

“我知道啊！”“是什么？婕凝，你快说，那孩子昨天晚上回来时，心情不好也就算了，还对我和你伯父两个大发脾气呢！也不知道他在外头受了什么气？”“伯母，没什么事，只不过是和何大哥和女朋友吵一架，心情很恶劣罢了。”“你是说宇伦有女朋友了？”冯芙蓉差点尖叫出来，不过也差不多了。

“小声点！伯母，我不想让何大哥知道是我打电话来。”“你说得对，婕

凝，是不该教宇伦知道你偷偷把这消息告诉我。”“伯母，我不是只要跟你说这个，我是要请伯母明天配合我做一件事。”“配合你做一件事？”“是有关可以使何大哥和他的女朋友和好的事，伯母，你可以配合吗？”她想这也许是白问了。

“只要是宇伦的事，伯母和你伯父两人一定全面配合你！”所以江婕凝就说是白问了嘛！

“那好，伯母，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何大哥明天一整天都不要出门，最好是连房间也不要踏出一步。何大哥的女朋友明天会过来。”“真的？那太好了，国生，我们明天就可以看到媳妇了。”冯芙蓉对着丈夫说。

何国生咧嘴而笑，一面还点头个没停。

“不行，伯母，你和伯父明天不要在场比较好，何大哥和他的女朋友，一定要有独处的机会，才有可能和好嘛，要是伯母和伯父在场，何大哥一定会更生气，这样什么事都吹了。好不好？伯母。”“当然好，婕凝，反正也不急在这一时，只要他们一和好，机会多得是。”冯芙蓉像是在说服自己似的。

“对呀！伯母，以后机会多得是，你不用怕见不到何大哥的女朋友。”“好，婕凝，就这么做，明天伯母和你伯父两人不会留在家里，也会想办法叫于伦不要出去，公司他也可以不要过去，一切就交给你了，婕凝。”“伯母，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不过你别忘了，千万别对何大哥说出半个字哦！万一教他事先知道就全玩完了。”江婕凝就怕伯母会忍不住向何大哥问及此事。

“我会小心，明天一定是什么都不会说。”冯芙蓉为了儿子的将来，说什么都会努力做到。

“那么，伯母，一切就靠你了！”“没问题！”放心交给她吧！她可是盼儿子结婚已久的母亲呢！

挂上电话，江婕凝几乎都还听见何伯母在电话那头高兴地告诉何伯父好消息的声音呢！

这使得她笑了起来，明天的计画最好不要出错才好。

这就是婕凝口中所指那棵不会太高的大树吗？婕凝是不是眼睛脱窗啊！这么高大的树她还说没那么高？从这里看上去她还看不到树梢呢！宫燕琪仰起头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别说它有多高了，该怎么上去才是问题。

而何宇伦的房间果然就在大树延伸上去的树枝前，只要她能爬上这棵树，要到他的阳台将不是什么难事。

问题是她该怎么爬上这棵光秃秃的大树？这么一想，宫燕琪暗暗沮丧起来，什么只要她看见了，就会知道怎么爬了！

哪有这回事！她已经在下面看很久了，怎么就是看不出该怎么爬上去的方法？这下该怎么见到他？宫燕琪想着，并看了四周一眼，终于，她眼睛一亮，注意到了不远处放着一架梯子，她立即飞快地来到梯子旁，咬着牙，使出浑身力量拖着梯子往大树移去。

好不容易将梯子搬到大树下，宫燕琪看看上面一眼，再勇敢地深吸了一口气，并将湿滑的手心往长裤抹去，然后她伸手握住梯子，一脚踩上去，一步一步顺着梯子踩到了最高层，等到她终于用手勾住距离地面最近的树枝时，她几乎想欢呼出声。

接着她脚一使力，努力将自己的身子往上提，顺利登上树枝，但就这时，因为她过分使力的结果，梯子应声而倒，宫燕琪发出惊慌的叫声，眼看着唯一可以使自己安全下去的梯子横倒在地上，她的心跟着跳起来。

这会儿不能下去，她恐怕只能往上爬了，而只要能再爬高一点，爬到阳台就不是问题了。

这么一想，她马上伸长手臂，勾住另外一处更高更接近阳台的树枝，如果自己敢站起来就好了，偏偏她连坐都成问题了，更别提想站起来。

这时宫燕琪真恨自己为何胆子这么小，连爬个树也能吓得她动弹不得。

但她不想就此打住，无论如何她也要见上何宇伦一面，就算是因此摔断腿，她也不会在意。

于是鼓足了勇气，她排除万难地将自己送上另一根树枝，然后她总算抓到了一些诀窍，开始继续往上努力攀爬着。

一直到她终于爬累了，手也又酸又疼时，她才停下来喘口气，顺便注意自己离目标还有多远。

而这一看她尖叫出声，吓得眼泪直冒出来，双手更是抱紧树干，连动也不敢动。

天哪！她到底是不是白痴啊！她如果不是白痴，她怎么会连已经爬过头了，她都没发觉。

如果爬上来对她而言已如登天般困难，那么爬下去……望了下面少说也有两层楼高的地面，她连想都不敢想自己真有本事再往下爬。

那么，现在的她该怎么办？“我的天啊！宇伦，你快出来，宇伦！”一直对媳妇很好奇的冯芙蓉，终于还是不放心地回来一趟，而她一进院子，便马上注意到倒在树旁的梯子，头一抬，她就看见见她呼吸为之一停的景象！

而这令冯芙蓉尖叫着儿子的名字，希望他别因为昨儿夜里的那一杯放有安眠药的牛奶，而一觉不起。

“宇伦！宇伦！你醒来了没？”深怕自己一走开，树上那女孩会出意外，冯芙蓉站在原地，只是扯开喉咙大叫。

发现已经有人注意到她，宫燕琪禁不住掉下眼泪来。完了，全完了！

这时何宇伦才拉开落地窗，走出阳台探出头道：“妈，你在院子里鬼叫什么？”“你看看上面，宇伦，看看上面！”冯芙蓉焦急地指着上头。

“树上有什么不对--燕琪！你怎么！哦！你千万别动！”何宇伦起初惊吼着，按着又怕会吓到她，遂地他小心翼翼地压抵声量道。

此时何宇伦甚至听见自己为她担心的心跳声呢！该死的她，就是一定要教人替她操心吗？“燕琪，你可以试着下来这里吗？”他指着自己所站的地方，不管她是不是该死，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她下来。

在树上头的宫燕琪连低头看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去看一眼何宇伦了。

“我做不到。”她摇头，摇得连树叶也跟着落下，吓得冯芙蓉是哇哇大叫。

“宇伦，快点！”冯芙蓉就怕媳妇也会像落叶一样落下来。

“妈，你别吼了！行不行？你安静下来，让我想想办法！”冯芙蓉顿时闭上嘴巴，只在一旁双手交叉握在一起祈求上天保佑。

而何宇伦则一边想着可行方法，一边衡量着阳台和宫燕琪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燕琪，听我说。”“我在听。”她回道。

“在你右脚下面有一块突出的枝桠，你踩着它慢慢下来，想想看你先前

是怎么上去的，现在倒着做一遍，燕琪，你做得到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忘了我刚才是怎么上来的，我下不去！”紧抱着树干，她抖着声音。

“你可以，燕琪，我在这里，你不要怕！”他哄道。

“我知道你会在那儿，可是我就是下不去，我也想动，可是我就是动不了，我也看不到你说的突起的枝桠在哪里，算了，你不要管我啦！就让我在这里自生自灭好了！”她忍不住大吼大叫，双手死命打着树干。“我讨厌自己这么胆小！讨厌自己连爬上来见你一面都做不到！”她激动的同时，身子一偏，便倾斜而下，眼看着她失去平衡，何宇伦惊恐的倒吸一口气，身子冲向前。

冯芙蓉尖叫一声，眼睛一闭，昏倒在草地上。

所幸随手一扒，宫燕琪又重新紧抱着树干，臀部紧紧坐在树干上，这次她连手部不敢再放。

“你还好吧？燕琪。”“嗯！伯母还好吗？我不是故意吓她的。”就像她不是故意要骗他一样。

“我知道，现在你坐好，我下去看看我妈有没有事。燕琪，你千万别再轻举妄动，我会上来，记住，别乱动！”一下楼走出房子，何宇伦立刻轻轻地摇醒冯芙蓉，后者一睁开眼睛马上抓紧儿子的手直问：“告诉我，宇伦，她有没有事？我的媳妇有没有事？”“妈，她还在上面，我现在就上去接她下来，我看你是要进去休息，还是--”何宇伦没有追究母亲的话，只是希望她能暂时避开一下。

“我要在这里看着你把她安全送下来为止。”冯芙蓉在他的扶持下站起来。他叹了口气，说：“妈，你的叫声会教我分心！”“放心，从此刻开始，妈绝对不再发出任何叫声！”冯芙蓉向儿子保证道。

无奈地看了母亲一眼，何宇伦卷起袖子，踢掉鞋子，一个跳跃，双手便抓住了宫燕琪刚才用梯子才能勾住的树枝，然后一个摇摆，身子已俐落地落在树枝上。

按着在冯芙蓉还来不及惊呼出的时间里，何宇伦已经像个顽皮的猴子轻松地在树上攀越，不一会儿工夫，他已出现在宫燕琪的右下方。

“燕琪，打可以把眼睛睁开看看我了。”他温柔地开口。

听见声音几乎就在耳边，宫燕琪慕然睁开眼睛，当她看见他就在她的右下方不远的地方时，她嘤嘤叨叨地哭起来。

天知道，她真是怕死了，在她还没取得他的谅解时，她还不就想就此死去呢！

“宇伦，我……”“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先下去再说。”他朝她伸出手。

她迟迟不肯伸出手来。

“下去之后你会听我说吗？”深深看了她一眼。

“我们先下去。”“不！我好不容易见到你，如果你不肯回答我，我不要下去。”“燕琪！”“我又不是威胁你说，你不原谅我，我就不下去，我也是可以这么做，对不对？”她密切地看着他的反应，他却未发一言。“但是我不这么做，我只是希望你给我时间和你谈谈而已，宇伦？”“你不想下去，我可要先下去了。”“不要，你不要留下我！”她大叫，无可奈何地对他伸出手。

算了吧！她真的想就此算了吧！但是……“别只顾看我的脸，看看我踩

着那块突起的枝桠，你就跟着我的步法下来，懂不懂？”他实在拿她没辙。

她点点头，开始跟着他慢慢往阳台处下去，终于何宇伦首先跳落至阳台，然后他朝她伸出手臂。

“跳下来，我会接住你。”宫燕琪想也没想，闭上眼睛让自己的身体住下跳，然后她感觉到一只温暖的手臂接住了她，正当她吁口气想睁开眼睛时，突然他温热的嘴唇盖上她的，一切言语都成了多余。

在院子里亲眼目睹儿子的神勇，以及又目击如此亲热的镜头，冯芙蓉一时忍不住又往地上倒去！

第十章

“你怎么会在这里？”关上房门，何宇伦冷冷地开口，一副仿若他刚才没吻过她似的。

“我想和你当面说清楚。”“你不会按门铃吗？你难道不知道你有可能摔断脖子？”何宇伦气道。

一想到她有可能会从树上摔下来，他就无法平静下来，该死！

“该死！你是故意要教我为你担心个不停吗？”如果她是，他现在就先捏死她。

“我以为你不会想见我。”宫燕琪瞟了他生气的脸一眼。

“我是不会想见到你。”他口是心非道。

“那么我按门铃就不会有用，所以--”“所以你就爬树？你曾爬过树吗？”依他看是没有，所以他才会生这么大的气。

宫燕琪摇摇头坦承道：“我不会爬树，但是我还是做到了，宇伦，我是来跟你解释的，如果你不想听，我现在就走。”“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是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但是我要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宫燕琪把姊姊被抛弃，然后为了孩子才活下来的过程略微说明。“所以，当我第一次看见你向我借零钱时，几乎是落荒而逃，当时我以为你就是那个抛弃姊姊的人，我以为你是要来抢回孩子的，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谎称小伟是我的小孩，心想这样你就会死心，首相信小伟并不是姊姊所生的。”“那第二次见面时.....”何宇伦问。

“因为已经骗了你一次，所以我无法在那时候说出实话，我实在怕极了你一知道我欺骗你以后，会气得不肯帮助我，所以我就算知道自己不对，也无法说出实话，宇伦，我是怕姊姊会失去小伟，而一失去小伟，姊姊会不想再活下去，所以.....”“所以，我活该被骗？”由他的表情看来，着实看不出个头绪来。

到底他是不是还在生她气？她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宇伦，你难道不能想想我的立场？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男人，我忘了该去考虑你的感受，但是我是真的想取得你的谅解。”她睁着眼睛，盈满希望地看着他。

何宇伦却只是看着她，未发一语，可把她急坏了。

“你到底想怎样？我也是有脾气，你不要以为我爱着你，我就不会掉头

就走，你再不说话我会走，我真的会走！”她突然爆发地吼着。

何宇伦这会儿才咧开嘴，看着她。

“你说你爱着我？”她愣了下，没有否认地朝他点头。

“没错，但是爱你并不等于我就必须一直受你的气！”“燕琪，你难道不知道我等的就是这句话？”何宇伦走到她面前拥她入怀。

她迷惑地抬起头。

“我不懂？”“傻瓜，我早就谅解你了，只是不喜欢听见你一直在这件事上作文章，却连提你是否对我有感情的事也没有，你说我该不该生气？”“可是你没先原谅我，我怎么向你表示我是不是喜欢你！”她委屈地蹶起嘴巴。

何宇伦盯着她翘高的嘴巴，想到不久前才吻过她，他不禁笑了，以前的阴霾一扫而光。

“这么说是我的错喽！”“对！先前也是你一直不肯给我机会说清楚，所以，一切全是你的错，当然，除了我不该欺骗你以外。”“好了，以后不许再说起这件事了，还有，下次你再敢爬树，我会先教训你一顿。”“只要你不会再不想见我，我就不会再爬树来见你，所以，从今以后你都不能再生我的气。”她笑得好开心，依偎在他怀里。

“燕琪，你确定你不是因为感激，才--”未说完他的嘴巴已经被她送上的红唇堵住。

一吻过后，她将脸趴在他胸前，说：“我才不是，以前我老为了姊姊和小伟过日子，现在我要为了我自己生活，我要和你在一起，才不是为了什么感激不感激的原因，是为了我爱你！”“燕琪，我爱你！我就是太爱你才会对你发脾气，你能原--”“是我的错，宇伦，我们不是说过要忘了这件事吗？”她提醒他。

他闻言笑了，搂着她一起往床上走，半是认真、半是玩笑似的，笑道：“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不可以！”冯芙蓉突然冲进来，后面还跟着丈夫--何国生。

何宇伦讶异地转头看向母亲。

“妈，你这是在干什么？”“宇伦，不可以！”“不可以什么？”何宇伦挑眉。

“伯父、伯母！”宫燕琪笑着打招呼。

“来，乖女孩，来我们这里。”冯芙蓉向她挥着手。

宫燕琪虽然觉得莫名奇妙，但她还是走向何家夫妇那儿。

一来到他们面前，冯芙蓉拍拍媳妇的脸，又抓住她的手后，才对儿子说道：“宇伦，在你们还没有结婚之前，你不可以对人家女孩子胡来。”“妈！”他母亲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啊！

况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再说刚才他也没有想对宫燕琪做什么啊！他只不过是打算说他和她可以一起忘记欺骗那件事罢了。

他母亲到底是想到什么去了？何宇伦不解，但他却是由衷地感到无奈。

“伯母，宇伦并没有.....”宫燕琪羞红脸，还是第一次看过这种父母。

“放心，宇伦绝对会给你一个交代。”冯芙蓉拍拍她的手。

总算弄懂了母亲正在对自己逼婚，何宇伦爆出大笑声，然后他从母亲手中抢回宫燕琪。

“爸，妈，我会给她一个交代，还有你们，现在让我们独处吧！”把两位

老人家推出房门，何宇伦低头望着她羞红的脸。

“宇伦，伯母，她--”“不必管我妈了，你只管爱我就好。”说完，他柔情蜜意地吻上她。

虽然二十七岁结婚还算太早，但当他向母亲说出他会给她一个交代时，何宇伦是认真的。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江婕凝纳闷地开口，一听见要来见他的父母，她不禁就想到何大哥昨天和她分享的喜事。

万一范霏廷的母亲也像何伯母一样，那.....她并不是不想嫁给范霏廷，如果他今天带她回家的用意便是如此。

但是在还没有小廷的消息之前，她还想多等几年。等了这么多年，就算是她要结婚了，她也想告诉他。

“我爸妈想看看你。”“看看我？我就是这样子啊！有什么好看的？”她伸手摸摸自己的脸。

范霏廷下车替她打开车门。

“你是真不知，还是在跟我装蒜？”从车子出来，她很是别扭地扁扁嘴巴，她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她不想说出来。

“婕凝？”“我知道，可是你干嘛想娶我？”她跺着脚，手举起又放下的。

“我干嘛想娶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要问我？”他简直不敢相信她会是这种反应。

一般女孩子不是男朋友一向她求婚，她便会欢天喜地的马上说好吗？怎么她和别人的反应不一样？“我是说一定要是现在吗？”“我指的也不是现在，只不过是爸妈想看看你，然后请你有个心理准备，就这么简单而已。”他叹着气解释着。

“你生气了？”“废话，才哭着说爱我，现在要结婚就打退堂鼓了，是不？”“我又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面对你的家人嘛！万一我一个回答不好，不是全完了？”说到此，她像是小姐怕怕地伸伸舌头。

他总算释怀地轻敲她的头。

“又不是考试，回答不好没有人会骂你，再说还有我会在一旁，谁敢欺负你，我就--”“你就怎样？他们可是你的父母！”她笑盈盈地调侃道。

“是，他们是，所以我只好把气出在你身上了。”他说着伸出手想呵她痒。

“别.....别闹了！已经到门口了！”她大叫着打掉他的手。

范霏廷只好一脸遗憾地收回手，拥着她走进家门，厅内两位老人家早已等候许久。

“霏廷，你回来得正好，有你的电话。”范金海挂上电话，指指上头。“到楼上接吧！”“爸！”他知道父亲是想遣开他。

“去吧！孩子。”艾美华也挥着手对儿子说。

拍拍江婕凝的脸，他无奈地往楼上走。

她就知道！江婕凝心想，然后在范家夫妇的招呼下往沙发坐下。

“你就是小婕？”“伯父、伯母，我是江婕凝。”她挂着十足僵硬的笑容说。

“你是小婕，对吧？”“伯母，你可以这么叫我，没关系。”除了同意，

她还能怎么办？总不能像以前吼范霁廷一样，对范伯母吼吧？“我想你弄错我的意思了，小婕。”“什么？”她还真被搞糊涂了呢！

“我是说你是不是十七年前那个小婕？”艾美华笑望着她，静候她的回答。

江婕凝吃惊地坐直身子。

“什么十七年前的小婕？范伯母，你能再说清楚吗？”不，不可能！范伯母怎么可能会知道？“你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艾美华看来比她还更迷惑。

她记得儿子是这么说的没错啊！怎么她会一点反应也没有？“伯母，你怎么会知道？”“是霁廷告诉我，他找你找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伯母是说霁廷就是当年那个小廷，十七年前说要回来接我，却违背约定的人？”“你还不知道吗？霁廷那孩子还没告诉你吗？”艾美华讶然道。

“是，他是没告诉我，对不起，我要先找他算帐！”她大叫，然后不理睬范家夫妇的呼喊，一鼓作气地跑上楼。

江婕凝突然冲向自己时，范霁廷着实吓了一跳，接着立即痛呼出声，被她一把推倒在地上，电话从他手中掉落，他没理会电话，反而抓住她直欺上来的手。

“怎么了？”“你好可恶！大骗子、说谎家！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你已经发现的事实？”她使劲地打着他，大腿跨坐在他身上。

“我没告诉你什么？说清楚，别说着说着就打人！”他虽被打得满疼的，却不急着从她身下起来。

“你是小廷，对不对？你为什么都不说？害人家找得好辛苦！”她嘟起嘴巴很不高兴。

“这么说你真的是小婕？丫丫？”他漾开笑容，可以说是相当高兴。

“什么真的、假的！你早就知道了，还在装！好过分哎你！”都这个时候他还装得出来，真过分！

“我可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要不然我早就跟你说了。”他辩解道，双手环住她的细腰。

“骗人，伯母说你早就知道了！”“我只是怀疑你是，但又不想贸然开口问你，我想万一你不是小婕，依你的个性肯定再也不会理我，你以为我会傻到去冒这种险？”“真的？”“千真万确！”“为什么你没有回去接我？”她一直想知道的就是这一点。

“那一年我回去时，孤儿院已面目全非，你的下落我也无从从起，而在这之前我一直住在国外，所以.....”他很是抱歉地看她一眼。

“我一直在等你。”“我也是，甚至还为了你开了那家情圣征信社。”他说，加重手臂的力量，使她往下躺在自己胸膛上。

“为了找我吗？”“不是，是为了让你来找我。”范霁廷把他将晴天凄或情圣的事告诉她。

听完后江婕凝睁大眼睛，满脸全是讶异。

“骗人！”这怎么可能？他肯定地对她点点头，表示再正确不过，她立刻一声笑倒在他身上。

“怎么会有这种事！霁廷。”“问你呀！是你当时年纪小，口齿不清才会教我会错意。”“什么？是你耳背听错了，还怪我！”她马上不服气地抗议。

范霁廷哈哈大笑，仰起头正待吻她，掉在地上的电话却在此时发出叫声。

“喂！喂！阿廷？”这才想起它的存在，他拿起电话，同道：“阿伦，你还在啊！”“阿伦！是何大哥？”原来他们早就找到彼此，却将她一直蒙在鼓里，江婕凝在一旁气得猛捶他。

他见状一面握住她的手，这女人真是打成习惯了，一面对电话说：“阿伦，你别走，我现在就去宰了你！”说完他挂上电话。

“原来你和何大哥早有联络，你们--”“这就是我要宰了他的原因，因为在这之前他连提也不肯提，无论我怎么问都没用。”一站起身，他也连同她一起拉起。

“何大哥也没告诉你？”江婕凝讶问，火气也瞬间冒起来。

“没错，因此就算我曾向院长妈妈说过自己不会再打架，这一刻我也会先揍他一顿再说。”范霏廷对着空气挥拳。

“霏廷，没关系，你有发誓，我没有，所以我可以连你的份儿一起算下去。”江婕凝抓住他的手，小脸蛋有着无比决心。

现在连她也想宰了何大哥！明知道她找得好辛苦，竟然还知情不报！

为此，她可要好好痛打他一顿才甘心，从范霏廷身上学来的--该说是练习来的拳击，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想着她不禁噗嗤笑出声。

范霏廷故意吃惊地看着她说：“我是不是把你惯成一个女杀手了？”她巧笑倩兮，倾身踮起脚尖想吻他。

“才不是，走吧！我们去痛打何大哥。”“你确定？”“再确定不过，打他一顿后，我就嫁给你！”她说完，在他唇间印上一吻。“那么我们还等什么？走吧！”范霏廷立即飞快地抓住她的手，住门口直奔。

她甚至来不及表示什么，就被他半抱半拖地拉出范家大门，不过一路上她的笑声是不断的。

“怎么回事？宇伦。”“他要来揍我，看来是被他发现真相了。”何宇伦挂上电话，笑得嘴都咧开了。

“他要揍你，你还笑得这么开心？”宫燕琪对着他直摇头。

何宇伦将她揽往怀里，自信满满地说道：“放心，他不敢的！”谁教阿廷这人一向遵守承诺呢！所以，何宇伦对此可是很有把握的。

当他这么说时，他绝对不知道出手的将是他疼爱了十几年的江婕凝，不管怎样，就只能祝福他不要“伤”得太重喽！

《完》

